

張笑潮等

笑話四種
（上）

甲寅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耑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Editor: Professor Lou Tsu-k'uang

Foreword by

Prof. Wolfram Eberhar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橫圓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爵祿，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述。

古越 妻子 匡謹識

五九年三月

民國十七年季秋出版

真正笑林廣記

上海沈鶴記書局印行

太塊先生流光瞬息而世間廢物觀雲鑄瓦變滅幾金石之聲也客河山之勝色也
尺縫不能胸出智珠廊清隔漏猶勿相相然笑徒資譏炳是呂不可厭也已雖然文人遊戲為
龍為蛇無所不可故雖滿目利慳盈前矛戟而青博惟我白眼由他總付之啞然一笑鳥所論
妍媸美醜耶主人秉異賦倜儻英奇不屑作小儒顰蹙然弱冠即有志四方足跡遍海內故好
聞見日益廣而諳練日益深夫何穎先研究經荒裘敝而白衣養狗吠眼誰青則又狂狂雙叟
青之談論學莊周之隱語清言傾四座非徒貌晉人之風味實係有激乎其中而聊備玩比笑
於廣識之所有不解俚鄙用轉成書亦足見其一斑矣書為同人欣賞久請付梓而主人終有
遊戲所成惟恐受掩俗目不敢問世昨日坊請益堅迺披鬚大笑曰知我罪我吾布種之斯帶
已矣且余豈小知天壤間何者當歌何者當泣第念紅塵鹿鹿觸緒增愁所謂人世難違問口
喫不獨余憇之戚之苟得是備而一再流覽焉非拍案有狂呼即撲面而叫絕或斷淳于之縗
或解匡鼎之頤言者無罪聞者傾倒幾令大塊夢成一歡喜場若徒嘗者輩心憇舌譖此則二
公也此則夫穎也此則神奇變幻匪此思存也則供頓嗟乎當塗博歎顏子叔季壯夫之所不
為豈有心冊教者之所取客爭媚者哉余故於主人之鑄是集而樂為序也

丙午仲冬月掀髯更漫題于笑吟軒

古艷部

陞官	比職	濟利市	貪官	有理	糊塗	州同	不明	啟奏
偷牛	避暑	石碑 <small>碑非今 碑責處</small>	強盜腳	屬牛	同僚	及第	不往京	衙官隱語
詳夢	太監觀風	公子封君	常禮	武弁夜巡	保子助陣	進士第	咬飛邊	朝武舉詩
對君	書代	監生娘娘	唸教本	納粟詩	耆監	坐監	半字不值	
入場	脣戒庫	監生自大	打丁	玉監生	自不識	監生拜父	江心賦	
借舉攤	不顧寫	附列	駁制字	王見雞	備牛	備牛		
吃乳餅	附列	畫字塔	醫銀入腹	春生帖	訓子	出學門		
腐流部	上任	爭職	厨打	證孔子	放肆	頭場		
	廩糧	脫科	鑿門	僧士詰辨	揚相公	抄祭文		
	姓帽	無一物	帶巾人	野味		夢入泮		
	娶不起	四等親家	七等割療	窮秀才		後場		
	狗頭師	講書	腹內全無	頌死		行房		
	通東脩	於戲左讀	師督徒	不完卷		謁孔廟		
	想紅家	閒蕩	中酒	求鐵		貓逐鼠		
	關譯		娛蚣咬	沒坐性		咬餅		
	叔叔		卵膜皮	先生意氣				
			我不如	燒其妻妾				
			屎在口頭	先生周公				
			對牛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先生周公				
				兄弟延師				
				請破廟				
				貓逐鼠				
				咬餅				
				捧荷花				
				黃糞				
				燒其妻妾				

个人个妻
術業部

至詩

歇後詩

詠鐘詩

老童生

認拐杖

拔檳榔

未冠

醫官
跳臺樂

冥王訪名醫抬柩
醫乳

醫人

好郎中

謝郎中

哭郎中

蜃子郎中

迷嬌樂

送藥

補藥

藥戶

辰樓

脚踢

箭箭幹

怨真命

包殼殼

屁打彈

看脉

醫女接客

大方打幼科

醫按院

取名

小兒竈

謝謝

包活

殼殼

寫真

地師

藥鋪像

辰樓

陰陽先生

小失竈

法家

退熱

要尺

木匠

水手

風水

陰陽先生

銀匠偷

利心重

馬家

酸酒

船家

遊水

哈毛

譯輸奉

三名斬

頭娘

利耳

同行

卜卦

炎蟬

寫真

鵝鴨像

待詔

好基

陰陽先生

小兒竈

利耳

偷肉

火燄

木匠

相公

賣契

不斟酒

通譜

愁第

有進益

卜卦

不着

形體部

嘲鬍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鬍子改灰

不斟酒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罵鬍少

鵝答朝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老面皮

脖子行房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瞎敘盟

雙笑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暝而

漂白眼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聲耳

烏雲接日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卷之二

形體部

嘲鬍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鬍子改灰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罵鬍少

鵝答朝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老面皮

脖子行房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瞎敘盟

雙笑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暝而

漂白眼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聲耳

烏雲接日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漂白眼

白果眼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麻子咬節

白果眼

掀腎毛

親爺

無鬚狗

一翦胡

有進益

金漆盒

白蠅

赤舌	鴟舌	認屁	怕冷	貴相
過橋呢	船身物	屁婢	大乳郎	當刺
珠寶部				
善忘	恍惚			
綵桶	正夫網			
鈎繩架倒	炮仗夜空			
莫非是我	不道是你			
子守店	活脫話			
拾晉在行	作擇			
演戲免送	請下操			
足根糖	手硬			
退鞋	虎勢			
莫莫	呆郎			
懶活	藝妓			
復跌	痴婦			
何往	虎子			
緩渡	品茶			
代打	吐綠痰			
白翼貓	買醫醋			
景軒	痴馬			
信陰陽	狼幹			
鋪兵	痴人主女			
衣軟	狼生翼			
醜漢奇	奸睡			
米	糊塗花面			
倚桌安用	夢寐			
燕翁腿	鷺鷥			
鹽蛋	事發覺			
鵝變鳴	悟到			
合着靴	投妻			
帽當弱	父各憂			
看戲	藏鋤			
直擡腳	救書肚			
盜牛	擗穿肚			
吃夢中醋	剛執			
攜冰水	救書			
較歲	藏鋤			
譚米價	父各憂			
法盜	藏鋤			
買海螺	救書肚			
教象棋	剛執			

死繩、大姑、
誠幹、祈神。

人看

人看

人看

人看

世誰部

開路神

活千年

尿盡罵

夫大

不利語

取頭夢

夢裡夢

不利語

正好飯水
親嘴

出氣

通壞子

用枕

新良心

舌頭錯

呼不好

起半身

提爐公

拜堂產家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下手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肩不佳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挑撥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呕吐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痛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咳嗽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握

標榜乾

譏刺部

撒是非

十隻腳

擔鬼人

群宗

嘉真人

白爵

嘲滑稽客

謬誤部

見皇帝

賣糞

乳廣

茶葉

手氏

蔬鼓

大浴盆

兩大

賣糖

官物

慶生

出醜

偶呼

看鏡

整搜裙

初上路

賀壽

曰解

食甘蔗

誤聽

禁聽

稱人

毒氣音同

招贊同

弗得

說大話

手木篤

圓謊

大話

撒屁秤

底下硬

丈人

親家公

鬼臉

定親

貓逐鼠

囁姐

嘲滑稽客

祝壽

牙蟲

有錢誇口

中人

狗肚

古今三絕

狗屎

心根

笑話一擣

狗屎

避遲

接風送程

蘇杭同席

狗腳銹

精童

春號

卵穿嘴上

狗屎

鳥鵝杓

罵無禮

吃煙

相稱

白蟻

白蟻

嘲惡毒

暴

取笑

風流不成

謝賞

利市

不誠貨

蘇空頭

健訟

外太公

淹病

摸一把

不知令

速偷罵

今官不舉

利市

避首席

避首席

素奉

好鳥龜

和事

利市

<p





古艷部

惟官一官陞職讓其妻曰我的官職比前更大了妻曰官大不如物亦大否官曰自然及行事無疾其貌不如故官曰大了許多汝自不覺妻要曰如何不盡管司難道老爺除了官職奶奶是顧家不成少不得我的大你的也大了此職

甲乙丙丁年初中甲選官職已過兩年今甲一日乃贍語之曰吾欲列清華身依家集與年兄官有司資格顯殊他不具諭即拜謹用大字帖寫身分體面何曾失誤乙曰你帖上能用幾字寫如我告示中的字不更大許多晚晚過節百姓無不憐憐中年兄弟再用處甲曰然則金本費盡猶恐後兄可有否乙曰弟解脫未過街市何止多兄數倍甲曰大史圖章名牒上苑年兄能無羞耻乎乙曰弟有朝廷印信生殺之權惟哥每歲年兄身居冷暖圖章私利誰來怕你不甲

等

一官新到任某縣門署有木爐紙錢在地官即取湯匙匙子叫白老爺這是紙錢要他何用官曰我知道且

等

等我發个利市着

貪官

有裏夫婦不沾求計於老闆老闆曰此不難無加樹下埋錢一丈郎官曰其何故谷曰有錢者生無錢者死

看理

一官最貪一日拘雨造對帳原告餽以五十金請合開和加倍賄托及審時不開情由被嚴竟打原告告將至作

五數

數曰小的是有理的官亦以瘦子曰奴才你講有理是以手一拍曰他比你更有理哩

取金

一官出碟票取赤金一袋鋪戶送該當官價銀半袋價銀無何鋪戶曰正價銀若干今係老爺取用只領半價可通

官顧左右曰這琴瑟一定連他錢金後鋪戶仍係須價官曰價已落過了請客曰並未會送官收曰刁奴才你說道半價

故於一姪還祇了一半價錢本錢不曾歸人你如何胡傳安擇出去

糊塗

一青盲人涉訟告訴張縣官曰你眼睛一雙青白眼如何詐語答曰老爺香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爺是糊塗

不明

一官斷事不明惟好酒急政貪財耗民百姓怨恨乃作詩以詛之云里秦文蠻半繁榮粉墨古虎青衣秀

烏能於子敵泥鰌太承種不賞性扣錢與酒不嘗立和公

敗奏

一官被奏請降級除名臣故降不臣妻離既昨日相爭起較聲的紗帽上傳旨云卿固忍耐皇后照正規補授

不明

一官斷事不明惟好酒急政貪財耗民百姓怨恨乃作詩以詛之云里秦文蠻半繁榮粉墨古虎青衣秀

烏能於子敵泥鰌太承種不賞性扣錢與酒不嘗立和公

敗奏

一官被奏請降級除名臣故降不臣妻離既昨日相爭起較聲的紗帽上傳旨云卿固忍耐皇后照正規補授

不明

說一言不合拿天冠打得粉粹你的妙帽算得个印就

偷牛 有失牛而訟於官者官問曰幾時偷的答曰老爺明日沒有的事在傍不覺笑官奴曰想就是你偷了

袖口任憑老爺收

避看 官復暴雨欲雨涼涼之地同僚紛議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閑老人進曰山寺雖好總不如此廬公屋裏涼

快官曰何以見得答曰別處多有日頭燭些處有天無日

石碑碑首及碑身一官素有清名若論任滿父老與之立德政碑竟成官命打聽在觀之先於公廩坐下少頃左右差人持

老爺看石碑同

強盜鄉民初次入城見有木桶趁於城上問曰此中何物應者曰強盜頭及至縣前見無數木匣釘於雉樓之上正前

官院去而所領通緝之就鄉民不知乃點着城上挂的強盜頭此處是一定強盜脚了

屬牛 一官過生辰東興聞其鶯尾乃驗黃金鑄一鼎為壽官甚喜曰汝等可知奶奶生日亦在目下乎家戶不知詢問

其屬官曰小我一歲且平生的

同僚 有妻妾各居者一日妄欲謁妻謀之於夫當如何寫帖夫曰該用賓第二字要問其義何居夫曰同僚寫帖贊用此

稱呼做官府之例耳妾曰我雖並無官職如何才寫此帖夫曰官職雖無同僚總是一樣網

家屬 官坐堂中忽有一聲鳴瓦官即叫拿來錄貪白老爺走了一陣風吹散沒影踪吐小的如何拿得官服曰為何徇

情買放定要拿到皇無奈只得取乾屎回銷票去給正犯是走了金得家屬在此

州同 一人最好方董有持文王鼎求他著以百金貰之又一人持一寢壺至銅色班駁陸離云是武王時物不索重價曰

銅色雖好是肚裡真苦答曰腹中雖真難道不是個周同銅爛

衙官隱語 衙官聚會各問何職一官曰隨常茶飯錢持來盡意取現成同音也一官曰滾湯鍋裡下丈書刀煮王同音也

一官曰鄉下君子粗鄙窮賤者不解答曰典庫故同

詳考 一作典史者有根柢最善詳考通考已滿府住謁選後得一夢字應詳之頃問何夢公曰管見把許多冊籍放在

鍋內教者未知主和吉凶他曰初選二字是个主漢隔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二人皆裸體而立妻子却是相對

的何也他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規丞成

太監觀風 鎮守太監觀風出後生可畏也為題要官捲口而笑櫺問其故教官道曰諸生以題旨太難不曉得一字也好

璫笑曰既如此除去後字只做生可畏馬能

當禮 內相見人撤家喜甚喚他過來一看其人脫得身光禿禿在跳動內相抱掌大喜曰我的乖兒見我公公須常礼

兒罷了

念勅本 一遼東武職素不識字一日被論使人念勅本云所當革任回衙者退因痛哭曰革任回衙還是小事這也者

二字麼當得起

武弁受詔

一武弁受詔有犯後者自称書生會講歸是武弁曰既是書生且考你一考生清題武弁由之不得喚曰毫花

了你今後幸而沒有題旨

擇子助陣 一武官出征將敗忽有神兵助陣皮大勝官叩頭請補姓名神曰我是擇子官曰小將何德敢勞擇子真神見

進士第 一介弟橫行於鄉鄰罵曰兄整黃甲與汝荷干而豪橫若此答曰你不見匾額上面寫着進士第弟服

及第 一擇子往京赴試僅挑行李隨後打到驛邊狂風大作將担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落地下主人一下一下嘴曰

分後莫說落地上說及弟僕領之將何事倘好曰如今遇行走上天去再也不會及第了

朝代舉詩 羽戴銀鵝領脚踏粉底靴也去參主考也來聽孔廟讀書及第夫子莞爾答子路溫見曰這般獸狗第著

行三軍都去喂馬料

封君

有市井橫行者初見縣官以其轟轟稱之曰老先生忿怒而歸子聞其故曰官欺我不甚便該稱我老先生終是乃

作歎後語叫甚願老先生明憐輕重我回称也不曾失了便宜子詢何以称呼答曰我本應称他老父母今亦縮住後頭只

叫他聲老父

公子封君

有公子第封君者父對之乃欵笑又已訝問其故曰你的爺既勝過我的爺你的兄又勝過我的兄

送父上學

人問公子與封君孰勝答曰做什君雖幾萬家子年少最無其人令越而去追賤其故答曰買子

廢

納粟詩曰草堂詩有賈解載生前一言未滿牘有朝若遇高僧請坐乎其有

者點

一監生過國學聞學官方或之而至而治之間門上人者則打獵錢與所學各曰出題考文生即而然白為罪不

坐監

一監生妻屢勸其夫讀書因假寫於寺中秀才書卷乃喚脚夫以筆持書先往脚夫中連應事身坐椅上通生至聞

傍人語

一監生娶妻說回京娘要奶奶甚天晚要少告曰京裡去一日欲往京去妻曰宜在此閣上納了錢着隨行書差要

曰汝今何

何往京去曰我也没有一些在肚裡京裡去做甚麼

走遠

妻子連邊聽忽然抱膝流耳一口生驚問其故答曰我窮苦極矣見了大頭銀子如何不交飛遠用用

入場

監生應試入場方出一故人相遇擇之并揖路旁向先生曰此莫為擇之何為答曰他莫便真也從大廳講出來

書依

一生貧僧居清音每日遊玩千後歸房呼童取書持又選鏡之曰依持漢書鏡之曰依又持史記鏡之曰依

說曰此

書熟其一足稱絕學僕云依何以至曰我要睡取書作竹頭草

監生娘娘

藍生至城廟傍有藍生娘娘藍生娘娘謂妻曰原來我明藍生住尊貴連你的象章之都望在深宮廟

裡了

藍生自大

成程藍生與鄉下藍生各爭大城理者承之曰我們見多識廣你鄉裡人孤陋寡聞兩人爭解不已因往大街同行各見所長到一大門第青藤上大中丞三字城裡藍生倒看指謂曰這豈不是丞中大乃一微駁又到一宅西頭是

大理卿脚下藍生以鄉字認作鄉字忙亦剝余袍之曰這是鄉裡大了兩人各不相高下又來一寺門前上題大士網被此

平心和議曰原來鄉名士自大

行丁

一人住妓館打了舉發奉之索賄各曰我正閒在私租制使子做客之一至不如之妓曰為荷答曰我監生也妓曰監生便怎麼其人曰監不知監生從來原是

王監生

一監生姓王加納知縣到任初落學青衿年僅得垂牛童頭滿之際恩賜那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誦之兄

這又問那王曰然此何人答曰此王曰雙之鄉也故抄得堅長者我王大一門都在書上
自不識。有學生穿大衣著葛巾著衣鏡中照得甚奇謂其妻曰你看鏡中是何人妻曰其如是乎你做了五年連角

同不識監生拜父 一人援例入藍分符家補貼老相公傳曰父子如何用姑恩報人說先生曰不然今日進身之始他家不識

馬有歸父不拜之理。傷明有稱呼生所呼曰父。一者待教生歸父是故也。二曰教人子也。親故下一春字。洋著父坐子正也。教者從幼從師教訓生者父母生我通父慈。德盛者不遺。云謂曰。德是尊矣。安能不傳乎。你另去換過晚生帖兒來罷。

一監主要謂其派西夏使物語而問曉者其大都莫白一字值二金如何無益生苔口難道我此身是人字也不值

一監生臨終謂妻曰我一生捨得這副愁眉不復以爲我死後妻詒飯食并不得安請將棺槨移在右側使我不見妻面而死也妻曰天我的夫一滴嘴子也是隔生生復讐魂張口謂妻曰汝要嫁的郎君非不欲娶但恐不經年生曰鶯門某晝夜爲汝

齊成慶一監生姓齊某家貧無恒不識字一日府庫鑄錢取銀二千毫一隻車夫不識銀中字戶保監生看生曰討鑄一隻免一隻卓文貿一錐回告父母曰早上取銀二隻免一隻為何徵一錐卓以監生事對太守極切監生氣頗勝太守遇有公無新府監生收入齊我庫內係多生入庫見碑上齊君一字認做他父親齊成姓名張目驚呼嗚咽不止人問何故答曰先人靈廟何人設建在此觀物傷情無從不哭

或得比四句出畢達哥拉斯詩
完膳老虎白人日出山東得一人食之滋味甚異上半截酸下半截苦不知何等人老虎可此畢竟亦方納

點校

生見有機制主帖者前此亦有之但其體制生見其事有機制者在上而主帖者在下

添一家俱開一許多殿勳

春生帖
天祥客意有寫春生字落空帖生的理

借牛
有走來借牛於富翁者道方對客舉不識空為故懶視之野老使曰知道了少刻我自來也

哭驛
多得幾个錢耳

江心賦
有富翁同友遠出泊舟江中偶數船上見壁間題江心賦三字錯認賦字為賦空壁間走壁友問故指曰此屬

有戚友曰賦也非既也其人曰賦者便賦了於是有些戚形

吃乳餅
富翁與人論及童子多自乳母為吃其乳相感也其人謂富翁若是如此想不足下從幼是吃乳餅大的

不願富
一鬼往生時魔王作富人鬼曰不願富也但求一生衣食不缺元是死非燒清香吃普陀安樂過日足矣魔王

董字塔
要銀子便再與你幾萬這樣安樂清福却不許你享

鷗天經的如句班我分明一个安乐鬼成一座寶塔

醫銀入腹

一富翁寄銀子口訣吞入腹痛甚延醫治之醫曰不難先買紙牌一副燒灰研之再用火炙之驗其銀自出翁

詢其故醫曰外面用火燒裡而用強盜打劫而你的銀子不出來

田主見牆
一富人有田因教故租與張三者種無收無一隻張三將雞藏于牆後田主遂作吟哦之報曰此田不與張

三種張三忙將雞試出田主笑曰不與張三却與誰張三曰初聞不與我後又與我何也田主曰初无方塘無之請鑿乃

見機縫而作也

講解
有姓李者甚富而驕或嘲之曰一黃讀百家姓首句宋師講解師曰趙是精趙的趙字吳俗謂人錢是銅錢的錢字

孫是小猢猻的孫字是正直姓張少章不善又謂劉姓少可謂的古師曰也嘆章曰如何講師曰不過姓李的小猢猻有

了幾人莫銅錢一時就釋此我

訓子
富翁子不誠厚人勤學延師訓之并學一字是一輩次二字二貴次三字三畫其次便欣然投筆告白他已都曉

子後自謂為人臣之乃謝上二日又以招萬姓者欵君子良知於對答不見萬成父往謂之子與姓不多矣偏如何

齋流部

解朝一教官解朝見象個留之不忍去人問其故答曰我相舉了的楊羊有這般肥大便好

上任哉首選教職切上在先要進街不許放駁火架火鑿門之表曰我已得你今日又道出了學門誰知反進了學門

爭職爭了過內滿人爭一猶大駢合執其職之一頭一禪又相應盡歸得且繼爭者止兩手勘得職中由一捧而已因同
事難不得入幕所行于尤油膩事

解官子與解子對打敗了上層角鬥而哭訴其母母曰彼家教日吃肉故任取強健打你家教日吃力故從微
如可教與他過教官曰這教我吃人要死等於是丁再與他報仇便了

贊曰是無深解為兄弟一争才做道冤旁才不得已往列席第三人一友問曰凡何居用解子答曰他兩個一會

解子說了性義道德

江孔子

禹禹堂先生讀論不言各自誦真道學而互識為假之二十六後方請証於孔子孔子曰吾聽躬教故而言吾

道甚大何以相同一位老先生當真正通學年暮所欽慕有德者兩人各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瘦之甚也孔子曰此革

人曉得他動算就分了身他怎麼

政辨

道學先生遂著出門至半夜尚在廳前徘徊讀茶書云相公夜深請仰聽先生頑足怒曰你不曉得小畜生此時正

坐那裡放肆了

贊禮廣文到任門人以錢五十為賄送贈曰禮具贊儀五十文門人某百頗青拜師書其帖而退之曰減去五十錢補

足一百文何如門人答曰情願一百五拜免了這五十文又如何

「華子」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同僚有無子者有語曰嗣沒力棄不也廢不出一个像我這等子孫多可笑

皆憤然一子而力也其非無力也

子在陳絕糧食奉母王回西國侍之以其名與國號相同莫者憤異比往通竟大怒曰汝孔子要攬萬秋住俺回

西平定罵俺回之為人也解脫同乎清貧不與顏子快快而歸子嘗謂往自研平昔極奉常白鳴也何故復向同群同

太真以白櫛一撮先令搗玉杵以憐情運行子首歸迷之大士孔子曰子非我族類也吾不適也夫文理不通

唐僧 楚長公僅在舍利子甚戒甚多懈怠之見食眾群食其中翻食海捕黃魚有施主送來數人惠長大怒而逐僧

脫糞 某年鄉試一時說科諸生詣塔取水看水以泥塑聖像那裏便知是佛匠致聖人大喝曰這無不

通文理的畜生你們自不讀書了我那甚事

管門 二秀才住娘家謀取故故向一旁才曰兄治何職曰道詩經溫潤其次同溫韻詩學相應曰汝識何經曰吾通月

經眾皆大笑競曰列位相公休笑我你們做秀才都從這紅門中出來的

野味 甲乙二士禮試甲曰我夢一木中天何如乙曰一本中天乃未字也既作未水國音以夢一堆貼天而覺此必文膽

之象楊中元歸矣甲搔首曰嘵呼吾子可悲矣同

曾士詩辨 秀才詰問和尚曰「併盤並引」爲何解作并盤並引和尚曰相公口上於我二字爲

何亦讀作鳴乎如公相公若曉得此必知吾子所要聯句

楊相公 一人問曰相公莫姓王姓楊也曰既然是王為甚無王士相曰狀切入出的那人錯會馬頭曰是

頭場 王帝生日群仙畢賀東方朔驚至是日應榜門外問曰有告示貼出不放我進丈房又問何故貼出答曰性頭喪頭

後場 寶王二人同睡來便睡至天明說左不下未曾取得好個過時二娘忙將頭巾取來不得了

一婦子双目不明善能胡香燒香可秀才尋一西砌本燒他聞曰西砌記何以如之答曰有些精神氣又呼三兩

志與他問曰三國志人問何以如之答曰刀兵氣勢才以多善惡却將故的字樣又責道他聞妻子曰此是你的佳作

你怎知答曰有此亮氣

姓謂 有張大威二音所載始得會放一處一燒香燒兄弟二人至相爭燒各認其不煙者登之遇一士師過以金請其人

明理請彼子之士執炬燭反覆細看乃燒盛火事此復幅也相向以是傳士曰豈不聞大學註解發物者非外入之貌端

無一物 窮人住客寺落紛紛神佛盡止有土地廟未取次去祀明月空空也乃被缺口村姑力使錢一頭豆架傍

中臺無一物

書巾人 一和尚撒床玩美自己陽物偶有帶巾人走來戲曰你師儻大在此請甚麼和尚看他的頭有幾多大要擡頭

方巾與他帶焉

有初死見冥王首玉問其生前後用大過判求生不做一秀才與以五字鬼史書曰此八罪重不應如此事遣王

笑曰王准罪重我願送他一个狗子抱他許多狗子活活累他罷了

須死 一上死界宣主自稱御筆博士道公王偶識一昆士即往而伏惟大王高昇金殿共會見昆士終行

佛子靈鷲之高臣工下氣不勝惶惶之味至暮而到淮陰西陽等一起至期日天授到不由鬼卒幻引土馬十二年復讀陰

司謫門下曰煩到大王處用度多矣平前政久耗人重約乎才久矣

出禁門 儒學碑生在第十一科第正月打進士第貢進士第後曰汝久在此為何不拜枝即下拜云我的爺爺你這等增強

一仰時得出學門

袖秦文 東家婆董學任琴托搘而無文乃據古本偶抄誤其人考究之高滿者看出王一派而責之謂曰師兄父是古本

刊定的如何取錯以一劍子道我錯了人道事已閑我事

行孝 一房太太安寧少子就讀以高學也者欲告而不知娘之尊壽未竟新官人公人之子欲七日歸家得夕請學

展設開牋學未一子先九九及舉事折紙白扇六角裁秀才曰徐徐而進之置身道泰矣

做不出 租戶危子一姓李姓雖百端生不如水東士紳曰明年吾我自種青是如何租戶曰憑田公折著命去種到屋底

奏不起 一士子赴試張八摘恩榜王隨牒復出榜考者候父申漢問乙曰汝不知作丈一編約有多少字之曰想君不遠

五六百甲曰五六百字雖道胸中便沒有此時還不出表乙曰五六百字雖有在肚裡只是一時奏不起矣耳

四等親家 兩等才子詩四等於之奇詩蠻藏一函後腰袋拿鏡日相見男親家曰尊客當在何處會過來女親家曰便是

有些高喜一詩頓不近采各各吟詩然同語窮觀空顰頭曰愛女無家不盡曉白愛

人等割頭 一士者未等自覺解脫是應其妻之說已乃怒一說誰妻自從臘宗師止有二孝令希溫是道人嘆言好不

利害又增加一等你這可悲不可惡妻白七尋如何對曰六孝不過去前程布一孝者弗要問副春大京曰這事你當何處大司運訴我爭氣者在六年奉而處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不寫卷
不識
一文錢費良久通鑑口業在六等求上四等下下庸祝曰相公差矣四等上杖責如何反是下十士曰非所知
不等黜退鑑是既淨片是四年剪了我的文字決被打殺
入泮
所取董生所舉道長亦宜入泮否袖湖曰汝祖父是科甲否言不是又問家中富饒否白先得神曰既無這事你
夢入泮

萬葉

湯孔昭有一根錢串心，常拜謁到屈原子下，席夢士曰：「即是天子，浪子，私蠻坐受弟子白璧，就你莫要私於我。」
的弟子所不受。勾頭師，館師，改秦舟回家，舟人問曰：「相公賣表哥，屬狗的，開年已是五十歲了，舟人曰：『我也屬狗，為何賣賤，不宰又胡那一月生的，簽白上月，舟子大悟，曰是子是怪，十二月生是個狗尾，所以搖了。這一世相公正月生是狗頭，所以以教子，一子一孫也。」

此里市長曰少要登堂求看其人賜與甚這一時說了說怎生回話要曰不妨我自有處次日那家來訪日一早上去見他明幾時回答曰七八日就來的又問為何能快曰騎牛自家牛去問上邊有報更誰知事中不難當却口只去了此便是不但後裡銀更日間主客來也報約又問讀書物請備一聊答曰不勝報家說少之家寒出外坐船去了講書一先生讀書至腰子嶺找他問是誰約至五時先生向人語其曰非今即美質不能期非學生博學不能答病

讀先生

船即使她出波浪人惊吓先生曰你這鬼頭鬼脚原不似人讀先生的

罵先生

一人見經學多美談夢乃假姪婦人將重金來收生授婆帶着此物入京曰我收生多年矣有頭先生名

為頭生脚先生者名為剖生手朱青石為傳生這個她豎先生是不曾見過

夫妻復辟如撲天陽具曰是人所育教就如此一美相贈他一號夫曰假者名為角先生則真者當去一角

字竟呼為先生可也婦曰既是先生有館在此請他家坐坐而就畢次早妻以維子酒啖夫大笑曰我知你謝先生也且問

你先生何如妻曰先生儘好只是嫌他略難就安坐先生

謂破綻

謂師隨口誦詩句又令舍子一日訓徒教大學序全云大學之書方之大學所以教人之主人知覽而退之復

坡一蓋官廷清人幕官不識其今安事詢之館師一日巡捕拿一盜盜者至官閣所以治之師曰夫子之道禮也恕也禮而已矣官至釋放之日獲一盜帶者言又問師曰胡謂道益全之謂也元打妄言即付盜者之監役下獄又曰行

於訪得莫財命其年餘未病歸弓通好畜生仰騙人館教僕人子弟其罪不小摘往繩去變猪狗師再三責之曰汝猶猶

徇固不收殊但猪瘦利生南方猶可改一母狗王閔何故答曰南方之音與北方之音又問母狗為何夢口曲二端財母

苟狗全

母狗免

退不脩
一時老翁讀別列王人惡之與師約每讀一別字除脩一分至歲終退除料盡止餘銀三分封送之師怒是

何言是何言與主人曰如今再扣二分存銀一分矣宋家母在傍曰一年辛苦除也罷先生上前作謝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主人曰恰好連這一分貯存并進去

赤壁賦
山間之四時一後盛徒滿酒前後赤壁西望餘英風流爲城字滿月偷光曆同客外師乃明誦大言連前赤

壁作赤城吓賦大烹因酒前而既覺不若住家受半舟而入時已夜深師講完後房就寢既上床復與徒論及後赤壁

賦亦如前讀會半半不覺也曰我前後行數聲被此人識破人家請了這樣先生看家狗都不消養得了

於戲不讀

有司令其子誦大學至於此讀到王不忘句竟如字讀之主人曰候奉宣讀作於師從之至寒朝讀論語註解

古而今之錢為誰所鑄乎天子曰又何名此乃海錢也師大怒諭其友曰這裏究竟有甚理會人錢二字從年頭裏我打到年尾

卷之三

中酒 師以教傳明大學之道何謂師乍醉也汝徧被醉時求問我歸遊者多之妻曰大學是書名之這是書中之道理師領之明日謂其徒言治學尤知昨日乘醉偶來問今日我醉偏不來問何也汝昨日所問何奏對以大學之道師如要言擇子弟又問何明德如何師遠擡頭曰且住教逐中酒在此

金瓶梅第五回
金瓶梅令郎使假投奔其妻家
人家請一館師，書卷送進來。一日認定讀誰和四時之詩行句，注曰：錯猶送也。東家母听见，嗔其有意戲弄，訴於主人。主人不通音解，如是而歸。館師曰：書裏如此，汝自不解耳。我何作爲？送館師於研樓，以避囉唣。一日，東家妻妾乘夜上樓，欲小便，乃從壁間鑽之。不意林在妻妾頭上，復訴於主人。王因思前公益浪極他。今番是清考証書中，有何出處？

先生意氣。主人問先生曰：「為何講書再不明白？」師曰：「只是相知的我胸中若有不講出來天誅地滅，人間既講不出也。」說坐定，些答曰：「只為家下不足，故不得不走至云間。」因為甚供給略淡薄，說要到過先生處，便各自去。這點事是先生傳

夢周公一師夢周公而不客至。醒學生問之。師訝曰。言我乃夢周公也。明書其狀。戒之。以戒方夢程曰。汝何復如此徒。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吉。答曰。周公說。三日生。不會見尊師。猫逐鼠。一猫捕鼠。鼠亡。無處躲。尋在竹篤桶中。猶顧之歎曰。肯依管。館全便。進得好。這幾個節。如何遇害去。問館。乞免製。訴竹筒衆。乞活。酒管。曾每飲。舉杯。吐。口。廢。新管。酒乾。一師正在瓦牆偏過。聞之。諱以為慶。新管為急。

開湯——一女將下戰場點兵中軍官以馬臂伸長不雅各折竹管一个彌登陽初子內及女將五一馬跳躍脫去竹筒揚物
翹然掛于腰下女將驚問中軍曰那件東西凡有管的都在管這个夫子當管的所以在此開湯

本無而欲行師上之曰你對也不帶好死何便走徒曰我對的是牛屎北生改的是狗屁

徒流館中二徒一聰俊一呆笨師出復歸洞庭中載有梅酒即指曰老梅一徒見盆內種柏在瓶中相白全不打倒宋打倒弟

螺公咬上江人外出坐館每與卒將以手掩代之以竹筒盛接其精同久氣腥而螺公吐出日其口復鮮了也易破

螺公指任陽物師然甚嚴甚鴻臚者是某張戶多至乃大言齋說曰光光竹筒尚有螺公達達螺堂無如蟲我不加

一先生出外坐館雖家口久偶見狗噏歎曰我不知也

一師出外就宿其妻與私通厚以重之找之上蓋依可一承以爲記號王叔輝這場教諭之客毛道有段

此二國大奸臣方之夏同丁自委是物可貴為可獨尊寧有重慶主睡得花衙午馬的少卿消水注的不會解

不得深个地氣彌滋這也來擺擺都說他們做官了與我何子

濟直師坐田間教士見鄉人挑糞進來師許曰承夫人吃的如何是此鐵物压上鄉人曰怕人會看誰不睡我農家的

富美豈不由盡那使成苦於矣一日東家以善事僕師師助小小為勿采未甚苦絕後怕得一時難與教師不是在那裏

請相公師曰既如此糞味可憤乎些天等我暫且吃罷

哎喲一處師見先手持一餅數之曰我咬八月濟與你看解咬一口又入我再咬八走聽與你這裏不相干才到手就吃

父其畜力呵曰沒事沒事今日不要你念書了家中看管你乃是走的畜生也喫傳的

想紅家 教書先生解館歸妻鴻臚父噴涕與子繆有心可見再夫曰我住學宮內也常常打走的妻白就是我爹想你了

及開半仍趕東家館別妻登舟駕家城而出太陽橋過連打鐵號歸足曰不好了我總出得門還要娘就在那里看我起

家來了

叔叔回師向主人 賽場真子況清聽慈無字通音導多令躬伴讀至甚好師歸謂其子曰明歲幕你就掌管在東

翁前講學是你秉性知示一字不識因以故飯文三字之生熟記分便問對人別語後主人連問數字元知高師曰小

兒怕生侍我鳴來自汗吾讓爾爲優游字尚之子竟茫然師云你承上義的是甚麼答曰草株師不爲飯掌與他說不來答曰

你奉中吃的是什麼曰麥稭又寫公字是咸子曰不知細沙曰不娘在家同何人睡的答曰叔叔

着我 一師道清明拂徒對外端坐師住前呼喝微一展健曰先生清明節危吁子先生曰歡樂年少兩頭翁田間有

其神文奇，先生曰這首大入鳥籠而曰是瓦。

金言

路先生游子山，吃着薛鵝。納父曰：好來，少東真愛我。喜從酒中來，好處沒難處。捨手裡好懷，落

臂管口裡，松駕急口介諸水灘灘，踏著去如珠縫縫。一聲龍吟深刀剪，曾見其人怒曰：是何示教？就是兩隻害色。

東包西大社，歸集八根結。

印膠皮，一師學了赴館，至中途見雷易面，竟指問其人曰：師此物何若？父怒，且不垂氣回曰：那子皮到館主家設酒款待

茶。口音清，假裝做老頭者，拍掌大笑曰：他家老子竟不值得，拿來請人好笑。承那用青卯膠皮了。

床在後院，學生胡先生曰：展字如何寫？師一時忘却，不能回答，沉吟半晌，曰：虎分地左口頭，如何再說不出。

打牛，上場於廟的偶同友人，聞步兒見有病馬，一匹臥于城下，友即指而問曰：聞兄提才，春華作對，今日欲面請教士曰：

細幫父，題曰：北面使房馬，即對曰：江南一个村牛。

出子，學生出一果，學玉對曰：隔王並馬學玉。誤此字為病子，即藏声曰：過河，盤牛。

七言，唐詩昔見，乍乍如馬，厥初伸，因同行中一友善對，乃出對曰：過湖，爰僑經馬席，友即對曰：過江，人賣傘。

八小集，一生向人曰：原係晏下朋友的老姓，答曰：是一个易。

九詩，一工好做，至錢塘，二寺前見山門，題趙元，借易虎落，即詩興勃之，遂吟曰：元壇善鑿紀脚下，踏个虎落。

傍立一判官，嘴上一臉墨，到裡面，到底，到虎落之後，題曰：寶殿雄大威大慶大佛，歸中坐文殊騎獅子，審賢歸到佛。

也凡心相公，詩才敏如，但脚欠參，小僧曰：舉出山門路，攬着一枝韻詩，又不成詩，只當改吟。

歌後詩，一游，有婦，名一美，遇一狂士，揭之間，娘子尊姓女，曰姓徐，作詩一首，戲之曰：娘子尊姓徐，參盛手內，傍一株

狂風起，扇兒扇不開，是因字村俗，故作歌後語也。女知破朝連財，貧人尊姓答曰：小生姓陳，女亦向嘲曰：官人本種詩，

書不青讀人，還在穿堂，一對以人，小馬學方，字，宿醉，醉一時，乃大怒，交相罵之，子官道官陞，將要謀事，當臺，失詩，說也。

二曰：我今任已滿，閒事都不當為，孟婆好來，安坐翁頭，口口。

三曰：確詩，有四人，自負能詩，一日同遊，至山中，賈角，想錄，一卷，乞詞，動然，送聯句，一首，其一日寺裡，一曰：強次韻，不

質原是銅三曰爐鐵四曰鍛水噴瀉火華至相贊美不置以為詩才妙絕元出其右但天地造化之氣已盡其遺定係我輩每目矣四人喜就相聚環坐而首老人自外至詢問何事衆告以故老者曰秦數固死碑但各要重疾四十

老童生老虎出山而回呼壯飢醉席而今日固不遇一人乎對曰遇而不食問其故曰始遇一和尚因擦拭不食遇一

秀才因餓氣不食後一童生來亦不齒食問童生如何何以不食曰咬傷了牙齒

認楊枝

縣官考童生至晚勿歸敲角當關閉之門子童生拜謝了楊枝在那裡爭認

拔楊

童生拔楊赴考對歸恨曰你一日不放我進去我一日不放你出來

未冠童生有志而未冠者詎宜問之以孤寒先相對官曰口你嘴上點楊刺下來亦乃結綑矣對曰童生也以未及冠

術業部

是新冠是稱喜事不好落得的綑巾

醫官

醫人貪得醫官利計著是帶而坐於店中遇者駭曰此何店而有官在內傍人曰客此醫官之店醫役口

冥王訪名醫

冥王遣鬼卒訪陽間名醫命之曰門前死冤鬼者即是鬼卒領旨到陽世尋尋覓覓冤鬼冤鬼到門家見門首獨居彷徨曰可以當為醫矣問之才昨日新收鬼牌者

抬柩

一醫生醫死人生家憤甚半群僕等打蘇繩至再王曰私打可免官法難繞即命送官獄不辭責而哀告曰願展

人抬往殯

主人許之醫者家貧无力僅教家翁二子夫妻四人共來抬柩至中途醫生歎曰為人切莫學你等輩無益曰

醫人

有近醫生出門大憤而哭曰人一喝之即止醫者並不能解人意玉曰雖少畜生倒也還會依着人

好郎中

人有向醫家面看吃下行半路渴性忽作此物想起直驚以手捧住笑曰好郎中好郎中

謝郎中

有害亦眼者百方治之不效或教以用尿除頭瘡抹之即好如家用後累愈一日小便手握陽具而言曰虧你

醫好我眼欲打頭巾你當你頭忽大忽小做件衣你穿你身時與婦人聞爲何自言自語答曰我在此打點謝郎中

哭郎中一人有一妻一女死後娶妻絕處而哭妻撫其首曰我的郎脚呀又次者死可哭雙得據其陽物回我的郎中呀

一士人往遊花園，見一婦人倒地，口吐白沫，一起前板打聽，傷筋折骨，破手指出血不止。偶遇一牧童，言曰：「血流不止，手赤紅，牧童傳把熱麻林果，研成末，敷在伤口，止血，以替之。」日，朝散步入園中，頃見箇樹滿紅，双手摘吃，一剎那，連根拔起。一方土畢，留連得人，大驚，問其姓名，答曰：「此是人私令一日有個浪子，來賣酒過。」士他出其妻取錢付之，未就，以藥撒其身上，隨歸至居。婦人得救，伊人方士如雲霞，你就他要曰：「我若不從，悔不得你？」便不靈了。

卷之三

卷之三

湖馨
藏書

452

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三

24

卷之三

我本來想用這名目，但恐與前文不相合，所以改用此名。

好。丁巳年秋月，子雲作。

你這般說，我倒也信了。但不知你這般說，是爲了那樣事？

之，故其子曰：「吾父之子，亦吾子也。」

卷之三

一得其道而行之，則無往而不順。故曰：「知當行者，則當行矣。」

或見贊助人垂意苟如客不空說起而皮盛等誤了烏教有易人家不要去其

有營火人允許以申錦賣金與其友，故分外精之。至一橋上，忽反兜頭之馬，仆地如可憐，舍

故其子曰：「吾父之子，產也。」

一尾鯉魚，其頭以鐵鏈代頭，其身以鐵鏈代身，所欲者，一對用力太猛，折其半截，旁邊之鯉魚，則斷其頭，並無有脫。

我所作的詩，都是為你奉獻的。你都合錄，一并寄回了。我的病，生得極重，

卷之三

金榜生

後來人附水登科舉子水部員是男仰考女一日有差從河南御史來者見之奇怪皆是女一定

仰高男則廣懷今女則愚弱不可知其夢一夕曰此必是陰陽生耳

子孫仍當不善也曰然則吾雖夫九姑其家廟言曰其田土猶存豈不甘也道士曰汝仇深至此乎吾有一至寶物汝持去朝夕供奉求永保安汝欲立耗子本人喜之持而歸之封藏甚密敬視則紙成筆一枝也問此物有何神通道士曰你不如我若作詩更速筆上不知破了多少人家矣

相相 有善相者社一人善相其人曰我倒相着你了相君於你相我何如答曰我相你決是相不看

卜事 一人善卜又善相者以至之男女相問者卜相者率是女曰是个次郎的真人善其謠為男兒先蹉跎生難却是不看

一女因住母之卜者曰維男有弟妹女久之有灾卵之物者非女子而何 街市失火延燒百餘戶有里相一家破移物以避旁人止之曰口內两家包掌不奇空費搬移裏相曰火已剎下如何說這太平話四你們說來是不奇的難道今朝廷會看起來

寫真 有寫真者絕无生意或說他料自己夫妻畫一幅行樂貼出人見方知風憲乃依計而行一日丈人來望因此問女

自誰答曰就是令堂為父問其妻道而生人同坐

相相

像一畫士為真既就請主人曰請執途人而問之武者問否主人從之初見一人問曰那一處最俊其人曰方而最像次見一人又問曰那一處最像其人曰衣領最像第三章士為之白方而衣領相有相識者見而問之答云彼請我下棋嘗為春對過相因耳客曰豈有此理

何如其人踴躍半晌曰別無他解

諱輸卷 有自負甚高與人角道負三局次日人問之曰昨日較甚幾局答曰三局又問勝負何如曰第一局我不會第二局他不會第三局我本要輸和他不肯罷了

好慕 一人以好慕破產因而小偷破人縫住有相識者見而問之答云彼請我下棋嘗為春對過相因耳客曰豈有此理其人答曰從來慕高一着棋半盤解

銀匠偷 一人生子患足疾奉請一星家算命星士曰閼然倒地沒得大來運限便好是四柱中犯點賊星不成正局那

人曰不妨只要養氣火就可他要養氣星西為傳答曰啟了銀匠卻日不偷錢斧頭蒙吉

利心重

銀匠開鋪三百絕尤一人進門客幕有以碎銀二錢來換者乃落其手傾作對子照之其人大怒謂其利心太重

銀匠曰天下人的利心再沒有誰過如我的開了三百店止落得一錢難道自己吃了飯三分一日你就不要還了

有進益一翁有三埠長城邊次銀匠惟三省不舉手疏日間過街口之曰做裁縫的聚落處就是錢人做銀匠的

要落銀匠就是錢人游手好閒有何結果三埠曰不妨待我打一把鐵鑊敲人家廝門與取論十論萬也是易事無

罕他鑊戶銀匠答道奉勦是賊了嘴曰他們兩個整日惹人家東西難道不是賊

裁縫

時平大旱太守命法官打枷亦不至太守怒欲逐之法官罵云小道本領平生不如剪裁縫最好不守白何以見得

要尺

一裁縫上刑場以尺捕繩上便定忘記而去隨有一滿洲人登廁偶見尺杆腰刀挂上面少頃裁縫被取見

木匠

有滿人長而不前說聲青火滿人曰掌子你要甚麼答曰小的要尺尺滿人曰哈因據的倚也沒有兩丈你就要吃官司

帽

一匠人裝門閂換裝門外主人罵為慘賊王答曰你使喚賊王怒曰我如何倒替匠曰你若冇眼便不來我這樣匠

待詔

一侍詔初學刺頭每以傷一處則以一指撲之而傷多不勝其捲乃曰麻衣刺頭者滿得千手觀音來才好

龍頭

始讀者破賦偷勤次日至王願家故主王見其惑醉問其故答曰一主辛苦所積昨夜被盜仔細想來當發

賊走了一世頭耳主人怒而逐之他日另換一人問曰某人原是府上主顧如何不用主人為述前言其人曰這樣不會講

話的好出來表明

頭領

一侍詔替人刺頭才畢半使折傷甚多力倦力辭主人曰比頭尚嫩下不得刀且過幾時姑俟其老再刺頭

取耳

一侍詔為人愈耳其人猜疑曰問左耳達取否曰方完次及左矣其人曰我之道就是這樣取過去

同行

一有善相面者寓於市中與人修脚脚脫莫修者正欲舉刀見後袖中取出一袋內裡藏刀數把修者不知以為

剝腳

剝腳也方過然而去追問其狀則曰同行中朋友也來戲弄我

偷肉

一厨子往一家沽酒歸的一大塊肉於嘴內適為主人看見有甚作處他拜請付使肉跌下地來乃曰厨司務勞

動你我作揖奉謝。子不知主人已覺怒跌出不好看相，跪下曰相公名拜揖，人竟下跪。

船家 一人睡倒船頭，曰我好蒙一隻船頭，似船腳，似船頭，似船尾，似船身，又指陽物曰這不盡不像撐船的人曰那裏有這等無頭卒的家長？你不能撐船的特歸從來是船頭的一列，討船錢時，便擋不像個樣子。

艄公 艄公曰關王判他，变作陰戶。艄公不服，曰是物皆可做，為何獨變陰物？關王曰單取你開也，會開攏也會攏，會撐也會撐。

水手 船家與妻同睡，天擗着，其妻陰戶開曰此是何物？自是船檣，亦逢天晴，莫問是何物。各自客氣，要回既在客貨。

何不搬入船里來？天寒，連雲雨而雨，而在外，要以手摸曰索性一併裝入也罷。曰這兩個人是水手，要在右面替我的。

賣淡酒 一家做酒，頭賣不去，以為家有耗神，請一先生燒燬，退送口念曰先除驚燬後去青燈。主人曰此二鳥，你退送他怎的？先生曰你不知那吃虧？這兩聲，都是急水，遭遇了他，包你就要搬去。

酒費

三名斬 朝廷新開一例，凡初有兩名者，不重三名者，斬。始自自覺，及名舉在水中，水脚曰你來為何？始子曰避朝廷新例。

因說我有兩名一名，始子一名蘇落水，曰若是這樣，我該斬了一名水，二名湯。又有那天，人福的放了幾粒米，把我來害。

酒娘 人問何為？做酒娘答曰：糯米加酒，約成酒飯，是又問，既有酒娘為甚沒有酒？答曰：放水下去，就是酒，其人曰：

若如此，說你家的酒是希多娘少的了。

走作 一店中，釀方熟通，有客，遇過，揖入使當之客，畢曰：景行，景慕我店主，知其劣才，也謝之少焉。一女子遇又使客之女子，亦曰：像我店主曰：方才，劣才，人該象我，是娘子，作也。說來，我說是，萬何？女子曰：死他，只是有些走作。

着醋 有賣醋者，客上店，謂主人曰：般，腐乳，臭酒，臭好的。少頃，店主問曰：甚可，要着醋？客曰：醋滴米，甚好，又問曰：腐內可要放些醋？客曰：醋烹豆腐，也好。再問曰：酒內可要着醋？店主蹙眉曰：怎麼？客著下去了。

醸酒 一酒家招牌上寫酒，每斤八厘，醋每斤一分，兩人入店沽酒，而酒甚酸。一人酒舌，摘眉曰：如何有此酸酒？真不把醋

錯拿來？友人忙擇其與曰：飲子，快莫做，你看牌面，寫着，況酒裏，實實，嘗嘗，有以醋酒，然客，个嘴，嘴，要，一人，嘲之曰：此酒，真，為他，良，法，使，不，服，主人曰：請教客曰：料酒，趕，趕，

向天底上角父少連火七次明日拿去自然不酸王曰宣不懶去湯乾了客曰這等酸澀不懶要他做甚

朝野類要

子家貧，時祀甚賤，或死因死，許其生。情央中道上，還某凡人，中下至深也。又不計關四處分明，

雨長這裏住外根月正胡蘿蔔無陰毛雜物者還過期而不勝轉作積存等年分月日填附舍閒借賣那裝
呵承華一人見春意一冊曰此非春畫乃夏畫也不然何以赤身露體又一人曰亦非夏畫乃冬畫也問曰何故答曰你不見每幅末個題子在那裡呵承華

拔野毛 人對_朝子曰我昨晚做個夢你做官發財那晚喝醉了不成關_朝子大喜其人又云我夢裡遇着你做官呼兒趕來打我的頭將你鬍鬚一把揪住_朝子云罵了罵自然該打後來夢見如何其人曰也就醒來一便手過揪住一一把卯毛_朝子不放

觀相士告主愈止住人相那人曰不要相吾家之再三口得財極富謂此物倒取一派相法必有大富大貴請公看你生在一騎之下長子而勝之問整容看而向來向西而破相而坐上馬上遇事多而失利屬子絕而有力主橫直而子送終日後還有二十年好運問他有何好處曰生得一臉大財頭

難道今正席坐人有須私房
或貢賈之日、問妻子以年歲固宜、其男易認一妻字一妻子一精子一給養固可識人矣。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則不及。」

叫白世上這等橫濶家中的牛馬且刷了以後連驕揚子竟在街上走不得了。道士和尚弟子三人過江忽遇狂風大作并將頭篷倒進江中求神救渡而弟子先可難保惟將鬍鬚根拔下投于江內僧道問曰你拔鬚何用其人曰我在此地

鵝子改裝

新羅皮匠妓女三人同席行令各要道本行四句黃葉叶鵝綠色。失去一隻接捨得一破風改了一隻接

下兩補補皮匠曰失去一双鞋拾得一双靴改了一双靴落了

一隻

不與酒

一家宴客坐中一大鵝子酒量是縮不前無中空如也玉舉杯朝拱敬次鵝子溫曰安得有酒玉罵儂為何不斟

堂曰這位相公受自嘗的鵝子怎擋擋以白這不是首善是你娘的娘不成

吃勾纏

一個人一經紀一妓女同是時遇大雪遠往古廟避之三人謀曰今日我等在此各將大雪為牆要插入自家本

身紙剪成片片插在前廟宇中施客在我山門上好似一座白玉殿經紀曰片片碎剪紙毛毛中施客在我山門上好

通鑑

有一人稱長遇渡人見之先不辨為美髯偶一日遇見風鑑先生請他一相相者曰惜尊顏短了些其人曰我之

形也

姓趙號溫玉當今世情萬萬要相手相助我已與寒毛通寒骨來眼前高貴惟二位我們俱在頭面勝了甚好

厚賜茶水莫怪我慢客請何不往下路孔家前門一帶茶林所托底下聯的更好

一般說

兩人口論語一言皆謂鵝子開榮就說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這三部是好翻為人謀而不如學

此朋友交而不信立傳不習子造三不是不好稱君子者子虛實半這兩個鵝一好一不好或問使乎使乎答曰上面的

話與下面的鵝也是一般

鵝子

一稱鵝子要相面相十二三尊相雖不大富亦不至貧窮考云何以見傳相士曰骨多指上不足以下有餘

出眉約

一光臉自覺無難非太急持銀鑊鑊耳求醫出附耳通鑊耳也出醫裏急傳一方云可持銀鑊一个打氣每日

放嘴邊敲敲就水了醫歸請出荷典姜白醫者急傳我初嫁時你一根也沒得被你的腰撞過不多幾時即長

出凭一臉鵝子來

鵝有福

一婦患漏脖子樓上延醫治之醫道賈色歸途遇之而去遂置金子樓下登樓診脉忽想起樓下之漏被補

只偷食因聞下面有滴水同在傍曰我元要病好半間你可老寢說了妻婦答曰名是不多略略有几根兜

萬物少

鵝子行路一枝枝之曰鵝子迎風走之見鵝子不見只鵝子含在嘴脣露口橋而罵曰這不是口倒是你娘的屁

不成小兒被罵歸而哭訴子母爭之曰我兒他罵別人不是罵你你娘的此物上都不多幾根由他罵去罷

制答朝 頤回子路冉有三人私議曰夫子惟顏故開口不脫子字顏子曰他對我說回也其庶乎子路曰他對我說由也

汝知之乎伯魚曰我家貧請我也說汝為周南召南矣子孔子在屏後聞之出責伯魚曰回是个短命由是人不得其死的說找親也罢了你是我的兒子如何也來說找老子

光屁股

有上司面請者與光腳屬史同版上台請問偶帶米糧門子跪下稟曰老爺龍袍上一顆明珠官乃拂公属史回

衛貴備門子你看上官門子何等伶俐清秀無堪重用一日西官又叙會吃飯高坐方盤着動口有木錯佳之處挂在

唇肩門子急遞下白小的草率冒犯何幸答曰爺好漢才淨身耽多了一条蛔虫挂在外面

親爺 有事請家來而外出經商者一去十載子已年長不會識面及父歸家後入事房甚子駿貢方大喊曰一个畜生

鬚子大胆闖入母親房裏來了其母曰我兒勿做是這鬚子正是你的親爺

無賴狗 一秋官算自看人騙他凡貨船過關必要查一摸驗方得放心一日有販羊者至現例半有稅狗無稅鹽等

角銀去不夠過關官用手摸着鎖下馬槽乃大怒曰這些奴才都來騙我明明是一船羊約莫何嘗出頭的

沒鋪屁股 一公領殊途中沈浪孫拿出一塊或前跳或後退孫問公曰前赶後追不知何處是頭何處是尾公

答曰有頭的是頭沒頭的屁股

拔頭去重 一句精白今姬妾拔之妻見曰者甚多拔之將不勝其拔乃將黑者盡去拔訖猶引鏡角照遠大駭因名其妻

白頭 老妓年近二旬尚倚門接客一人打打見其陰毛斑白自謂曰該用烏药精之妓問渠實在何時答曰徐鴻俊妓

搔首曰渠對你說沒有這一夜閑工夫由他白去罢了

黃精 一人贊言每一妻前誇語驕無無漢一生不受人欺一日出外被駁而歸妻引前言考之答曰那婢娘那人竟

是通工的 老處處 或問世間何物最硬曰仁頭與鋼鐵其人曰石可碎鐵可鑿安得為硬以弟曾求惟兄面上無骨最硬铁石終不

如也問其故答曰昔老子這副皮膚被他撕了出來了有根高高朝曰足下面皮更老這等硬精透鑽不透

胖子行房 夫婦二人身軀肥胖每房熱被肚皮碍事不能暢意一桂子云我倒傳你个法兒潤從屁股后面弄進去

好大爺你果真使極才口是舌頭口你昨教我的事是那裏學來的爹我不是學別人的見當公狗是個殺
贓幹法

一言天婦体和每次行房而二肢仍硬任從無。暢樂時節一日官正坐堂見一皂隸僕辟易帶其交感必有異
去得事畢至後堂詢問。沒腰身大子房時用何法而能使兩物發合不為壯復研碑上隸曰小的每到交合之際命妻子
坐一大椅高上將兩足架起自己站起行轍使此輪轍而無阻隔之無官犯命出至後堂依法而行奶奶不為暢樂簡

之。海綏的官曰是隸奶奶一言解憂。老頭子曰好早睡。莫要打來日當他兩担老米。

大明萬曆此物畢是長的短的。老頭子曰這事我相約子六曰這事我的太長不如截去一段持刀便砍

老頭子曰這事長此短先人畜生的圓木。老頭子曰不單

長。老頭子曰這事中萬三。老頭子曰一言子母同興性者不許進見一家有兄弟四人僅有一兄三

妹私相傳曰四人之中誰持祖家業。老頭子曰二妹雖一枝獨秀。接班不作長人。使得全備如計行之。官大
母慈子孝。萬三。老頭子曰這事我相約子六曰這事我的太長不如截去一段持刀便砍

老頭子曰這事長此短先人畜生的圓木。老頭子曰不單

長。老頭子曰這事中萬三。老頭子曰一言子母同興性者不許進見一家有兄弟四人僅有一兄三

妹私相傳曰四人之中誰持祖家業。老頭子曰二妹雖一枝獨秀。接班不作長人。使得全備如計行之。官大
母慈子孝。萬三。老頭子曰這事我相約子六曰這事我的太長不如截去一段持刀便砍

老頭子曰這事長此短先人畜生的圓木。老頭子曰不單

長。老頭子曰這事中萬三。老頭子曰一言子母同興性者不許進見一家有兄弟四人僅有一兄三

妹私相傳曰四人之中誰持祖家業。老頭子曰二妹雖一枝獨秀。接班不作長人。使得全備如計行之。官大
母慈子孝。萬三。老頭子曰這事我相約子六曰這事我的太長不如截去一段持刀便砍

被打

二瞽者同住而世二惟瞽者是好打眼人終日弄

忙

其急如得我們心上清閒跟農夫窃听之乃仍

言

其失多過以鋤地各打一頓而呵不失去顏復幼

呼

謂其失多

過

其失

了什麼奇慳要這樣情

拾銀包 一近親射鷄魚疑為鳴冤擇之而腹痛訴曰如何小鷄出得佳肴殺黃腿下去了

拾螞蟻 近親者行路見螞蟻橫陳陳成行錢是一物因掬而取之撮之不起乃嘆曰可惜一条好線被他拾去了

拾銀包

有近親新歲出門拾一舉竹錯說他人遺失銀包也曰吾新年發財遂置腰袋內至夜就打破銀線悞入地立時作响方在吃烹旁一輩子撫其背曰可惜一个花棒掉光纔如何就是這樣散了

近趣眼 妻指杜子調夫曰此物你最愛的何不取一隻送他他夫曰愛其夫想就右為趣穴鎖又指後腰子曰我有

看他也該取一隻說夫曰他與趣眼相近就叫他近趣眼罢了

白黑眼

一女年幼而許嫁大莫者曰期約之母慮其初婚之夜不能承當者甚若先將雞子搗用油潤與你共食省得臨時吃苦哈之女不意油滑突入枕中不能出遂發急過門夫藏腹以壯口四塞取進乃大呼曰媒婆娘說一百女矣母不信向娘曰姑娘无得把我看有可及者果乃風流才子曰吾生弱体枉做半世人一隻白黑眼也。以手掩目

一漂白眼與赤鼻頭相遇謂其兄曰足下相開樂坊的一輩子算算都得承頭一百枝枝

色而已

而如得真自漂白得有起

重耳

一醫者耳聾至一家看病女人問道：「吃得否？」醫者曰：「麵粉發病是吃不得的病。」女人曰：「這裏要少些病。」女曰：「先生耳朵是聰的醫者是聰的。」怕要生橫倒要脫開來。我看着好用的。

呵欠 一耳聾人探寒大見之吹声不絕其人也然不覩入見主人極是苦曰府上尊人想是昨夜不曾睡矣至是日早

得答曰見了小弟只是打呵欠

火症

一雙子望客雨中見天火不止方喚曰此大犯火大症枯渴之甚口渴水吃哩

謹醫照

醫至二人各欲有譁一日醫具唯著鉗其嘴鉗者知其聲也可以當唇合而手拘板竹按即伸至口良久

久先生昏住即大驚曰少酒了絕不以不口往昔今番一發更進了

腐皮 一客娘妓某客歸別語婦曰恩多事多得過且過一表記觀物如見卿面矣妓贈以香脂于市但不與銀錢。吾人皆各曰欲得卿陰上之肉一塊耳妓曰可然須明道非親家始知白放屁一个娘老割一塊千頃个孫老割了千石塊。更似一張

麻鬼那人

這裏要你

行狀

麻鬼

俗云鄉鄰以伍榮爲心頭上一人逼貼額上人問爲何答曰我屁股通麻了

麻日發

文宗歲試官石希堯讀別集題名前進徒矯囁曰都後退譖生聞之皆山崩水落而退次名薄薄采文錯墮毒

韓承諤

去又過太師大怒逐之第三名林卯伐上計謝曰多謝大師若不斥此人則生貴必矣做麻卯發了

麻子咬卵

羅芝錄看見一番才經過問相公妻賣麻子否答曰我讀書人要麻子來咬卵

赤蟲

一官廳過有赤蟲者在茅草隉曰喝老爺連吃幾口酒的遂不快走其人先處歸門口得將妻子舉進人家板縫中

宮已過里面人看見曰由此人不達時房外面多少毛廈如何剝向人家屋裏來撒尿

蛇鼻狗

黃鼠狼過夜追即捉虎以獨其直脊背離舍竟食田間殺一大蛇之頭復放數尾逐之愈甚乃竭力跑脫矣

許之避

鼠曰此汝咬死我怎樣曰汝敢數我全然不理唯與曰我知道了定然是人趕裏向

鮑耳請酒

甲乙丙丁戊己庚庚不能治東畫秤尺榜帶各一件乙見之便意會曰秤尺或帶酒乙答東畫蜈蚣一條斧

莫喻

一把甲見之點火燒無火以余火

一把

或行酒入座對人身上說道一不然之事一人云臭乳頭偏向下若朝上雨落在內怎好一人云脚板頭偏在

前若在後被人擗住怎好一人云婦人陰物偏得圓生右橫生其骨後女郎進怎好一人云昆眼虧得左盤右

面是真體

人合好者反向該說此眼雖有生在面上的不信眼在左片尊嘴如何便怎麼真體

真耐性

人爭口是一友問曰別人也說你自家真頭如何過了旁人代答曰做以做了真頭做作真體也只索耐性跟

他

蒜治口臭

一口臭者問人曰治口臭有良方乎答曰吃大蒜極好問者訝其臭何蒜大雖臭還得正路

臭

北地產製甚佳北人至南索食不得南人因進藥物自此散鄉土產之藥也北人曰此物吃下轉氣就美味又帶味

該喫他做真藥

人爭口是一友問曰別人也說你自家真頭如何過了旁人代答曰做以做了真頭做作真體也只索耐性跟

他

蒜治口臭

一家有三婿俱善醫長者是新嘉當算數人患癰癩病一日請客三婿在坐其各事本相對略不雅堪甘

保養收飲三八佳味至中席各人忍耐不住長婿曰通從山上來撞見一鹿生得甚怪復問何狀制頭者曰用蒜治

他

蒜治口臭

一個角上連一个角上連一个角上連一个角上連了一个角上連了一个角上連了一

李平生和人打毬，忽然三羅子灑身發座難禁作將身打捨算曰你倒胆大還要射他和我見了幾爭

口

那人曰你生心那五人私通着一日算命就知生辰星家排定四柱開言曰娘子是壬午養的此女認作
山東一處人，不善持家，常使小人害財，官府事多，家僕言我是有名無口莫怪我講你這半命半犯桃花一身赤舌身死腰後
被情慾所入，一言未盡，要不吉，她這卦計其陰私透怒罵曰聽賊不要你算，星士亦怒曰這個丑皮怪相可悲，女曰我相與一
妻，夫死，子不孝，子死，夫不敬，及此物原有些異樣乃跳起一足子，榜上解纏視之，不料果狀荷偏頭，嘴脣同真仙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此詩出之于唐人，且誰不認乃推祖師曰文為正祖父十分奇才如何敬祖既言其時而尚苟同將何以解也

言未竟，忽有大呼曰：「我是你的姑子也來冤屈我。」

張良曰：「臣聞王門之子，必有王者之風。」

人，此等大言欺人向誰告狀還差一級矣。

故人不以爲子也。故曰：「吾子」者，子之自稱也。

他不把齊酒是白頭人。向山腰上走，下山易見。越肩路上拾得一把劍，知是誰的？

山邊的高坡上拾到一個已經是殘的瓦

李公謂陳子曰：「汝與人言，必相推抑。」一人曰：「列侯請客飲一斗，等第終了罷；東家笠翁其人，同此瓦盆茶。」弟敬之笑曰：

自從我到荷蘭之後，我們衆人吃食，向來是自己煮，自己吃。只有那家裏的女傭，她常常說：「你們中國人真不懂得吃！」

已而謀反於會稽。偶徵入見，中顧曰：「魏家始甚，已吸不推。」答曰：「田雞叶甲，曰為甚能。」已死的時又問

這裏說第十一回不提酒一一杯其人曰是是的今官曰又不哩再請一杯舉坐大笑余

馬江之役，我軍大敗，將士多傷亡，最可痛心的，就是我軍被敵人擊斃，而我軍將士竟無一獲救者。

大約
既了奉郎你脚前供的是怎樣

你背老翁續取一婦其子復猶幼听但聞呼快活頻叫妻利子大喜曰吾父高年尚有如此精力無微也再細察之方是

命短

善生性

有善生風者自言一年止生十二个風角其故曰我身上的氣真真一月一个

吳音押叶格
直月亦音

贊陽物

一人客于他鄉見王著問曰貴地之人好大陽物王著看甚長答曰果然但不知尊客如何知道其人曰我在貴

處嫁了幾時

此處的陰物比別處更窮所以知道

家富

一婦有姿色而窮一欲謀娶之恐其不許乃暗託媒人極言其家事甚富解婦許之及過門見四壁蕭然家先長物

知望計中輕入罵不止怨恨婦入房以陽物托出豈僅異常放在早上連話數下仍收起曰不是我誇口說別人本錢放

在家裏

我的家當都在身邊如娘子不願住從請回歸惟悔面拭淚曰誰說作甚來

壯陽

有未嫁者人方小解藥物為所女見問母曰那是甚處東西母不便顯言答曰挂出的肚腸女既嫁歸盤愁折磨

三卯

實勤之久住謂其共財榮於不足也又曰人家窮便嫁歸盤肚腸還好就說些飢餓也情願

小卯

一人死後冥王責死為吃人哀怨得許復原形放其魂魄因行急猶存駕崩未脫驛欲再往接仍復原体寒方

止曰閻羅王不是好講舌的只得做我不看接延壽能

一人命裏缺鞋而小奴曰你當不小小在鞋子上面妻亦怒曰你當大不大猶在這双脚上

小卯相

有家人婦得體妻子主人者同住私問其狀答曰貴相真是不同時向故答曰那容都是綢繡絲綉的

當郎

一婦攬轎甚大所求不如意乃以帶裝葺陽子後而詐妻曰適固其用甚名號你索不肯將此物當銀一兩與之矣

妻嫌之果不見乃急取銀二兩付夫令速回贈囁曰昔典中有當絕長大的雖可貼些銀子換上一根回來你那怕小東西

僥倖

甲乙丙酒席坐多日不再起人笑之又伎倆如何因不便明言另各比一物甲曰我穿的是綉碗碟小菜乙問其故申

快刀

小便了只是教目多極好丁丙笑乙曰這等還不像我家的物事奇是一把倭刺甲問其故又小又快

新郎初次行房始欣然既而絕不能振至事畢後反高声叫曰有強盜有強盜新郎曰我乃丈夫如何說是強盜

新郎

婦向既不是強盜為何帶把刀來夫曰刀在那裏婦指其物曰這不棄刀斬郎曰此乃陽物何認為刀新婦曰若不刀為何

這事快極

痛飛西音

一老人娶幼婦雲雨閒對婦曰原你養一个兒子婦曰兒子倒養不出好養人園魚大駭聞其故答曰係你

硬中証有病偏陰者左腎以家私不的告于肚皮左腎自覺強良占得太多用厚朴結納于陽具訴狀中求其做一硬中

証及臨晝左腎抗脾力甚而陽真縮責不出一語肚皮青陽物自你向日直恁跳梁今日何善軟弱迷不從直講米苔見

本主子脫硬持我只得縮了

殊莫部

善忘一人持刀往園砍竹佛腹急乃置刀于地就園中虫恭忽抬頭曰家中想要竹用此處倒有許多好竹惜未甚得力

求解畢竟方在地喜曰人應天從不知那个道失這方在此方擇竹要砍見所遺糞便當是誰約會的阿此臘血幾乎兩

了我的腳猶更被家伴狗門外曰此何人居要過月始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恨然曰娘子頗有此面善不曾傷罪如何開口

便罵

恍惚三人同卧一人覺腰庠甚睡夢恍惚竟將第二人腿上踢打抓腮終不減派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一人手摸溫處

作揖

認爲第三人遺漏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滿面隔壁乃滴水推酒報酒不止以為已渴未完竟站至天明

雨

親家相遇于途一性急一性緩性緩者長揖至地口中謝曰新年拜節奉擾元宵觀灯又奉擾端午看龍船中秋

玩月重陽賞菊節節攀援未會報德愧不可言及說畢而起已半晌矣性急者苦其太煩早先避去性緩者視之不見問人

曰識親家是幾時去的人曰看燈之後就不見了已去大半年矣

熟夜一最性急一最性緩久日閑火聚飲性急者夜坐壁爐中為火所燃性緩者見之從容謂曰遇見一事見之已久欲言

恐君性急不言又恐不利于君急則言之是耶性急者問以何事曰火燒君裳其人遽整衣而起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早說

性緩者曰外人道君性急不料果然

青美一親家弄置一床被上極麗自思如此好床不便親家一見枉自理沒乃假裝有病僵臥床中好使親家之女服侍

親家欲傳薪種一条亦欲賣去病發狀往探詳室以一足架起故將衣服撩開使鍾現出在外方問曰親家所染何病而

清減至此房者同小弟的腰腿都與母親的一病一般

品茶

鄉裡觀察進來探望城裡觀察詩以松羅泉水茶鄉人連高贊曰好好觀察以為後能格物因問曰觀察

是茶葉好還是水好鄉人答曰好得有趣

出像

鄉下觀察到城裡觀察處房中將又拿著種子已觀察說道翁生有得意的麼答云正是看了半日並沒有

種佛像在上面

問執

有父子性剛平素不肯讓人口人留客飯命子入城門內子喜詔特出城門值一人對面而來各不相讓

應急

良久父尋至見之請子曰汝快待肉回去待我與他對着看

搬箱

主人性急有過犯連呼家去不至狗吠愈甚家人曰相公莫凶請先打兩個把掌應一應急着

人搬箱

一人留後後其人戲鬧堅辭友穿其坎曰寔不相賜賤荆性情最悍尚有楊子桶未倒若歸遲則必累不淺矣其

人撻臂

而言曰大丈夫豈有此理把我便其妻乃舉大喝曰把你便怎公其人即双膝跪下曰把我便撻了就走

正夫綱

眾伯婆妻各愛其妻惟妻糾合十人欲血盟誓死為妾接正在醉神飲酒不想良娘聞知一齊打至頭所九人被

跑京裏唯一人肩扛不動衆皆私相傳假曰何故乃商議讓他做大頭少頭娘故名之已京之年

請下排

一武弁懷內帶傷痕同傳譖司以登云發令之人受制了一女子何以為類并曰積弱所致時整頓不起問

療曰刀劍士卒皆可以助兄威伺其噉嘒先令軍士披挂鎗戟林立砧子兩旁然後盛之相假彼持子軍威嚴不降服客從

之及隊伍既沒爲失敗張其妻見之大喝一聲曰汝裝此模樣料汝何為并聞之不覺胆落急下跪曰並无他意請奶奶起

教場下排

有彼要歐任許其父其友教之曰兄弟昔情物博多瀕放些房財出來交與你屏後聞之喝曰做虎孰後怎麼奈

訪詭

有恨內者欲訪其鋪耳第十弟城中已得九人尚缺一個因出城訪之見一人握馬桶出衣聲言曰此必是我孽也

相見道

打証之音且人無首曰我在城外做第一人倒不如來你城中做第十一个

吐綠液

兩恨內者皆以精靈成疾一吐紅痰一吐綠痰固起醫於碑治醫署曰紅痰從肺出猶可醫綠痰從膽出不可醫

歸治後重可也其人明由胆出之故對曰灰經了胆故吐綠痰膽既破了如何醫得

所愛才轉是才客也若到了若惹個謠言還得掣着哩

贊馬

一杭人有三婿第三者甚歎一日丈人新買一馬命三婿取賈上形容馬之快疾出口成文不拘雅俗長鬚白水面
欄杆對大人騎馬到山塗荷子又騎來金針還未況好大贊好次及二婿曰火上放鵝毛丈人騎馬到餘外騎差又騎乘鵝
毛尚未便再次輪到三婿駕才沉吟半晌方無獲搜丈人爭擇一喚尾鵝子曰有了丈母撇个屁丈人騎馬到諸縣騎丈
騎來毛河猶未解

繡容壯 一呆得新婚正奉見人說舅女丈垢而未得其詳初夜被婦殷往未盤旋久之偶使入牝中至大便後被杖而

出歸匿處數日晝夜如草口問人曰可曉得某家財物被穿了肚皮沒事底

鮮魚水

一呆得至熟熟的飯隔晚東漸美味乃以紙裹數塊納之腰間葛郎謂妻曰汝丈家有甚吃我待捉來使令食之

體中已消溶矣

如何撇出了一時竟自逃走了

老頭裏我

老娘正待要急呼丈母關夫郎即倉皇應應

老頭

老頭是老頭不動動人不得搬他頭門一嘴其夫大怒往訴岳母母曰不要怪我老娘不老娘

老頭

老頭以被驚倒地走來前以手伸入被中尋覓其夫丈丈友獨被隔在大娘近前老娘大

老頭

老頭是老頭不留着分明口説是我

老頭

老頭丈人拜揖逐拂屁股一拉丈人大怒喝云我只道是丈母躍隔了一夜丈人將攝書送回齋生我昨晚

發愁思量了一夜就是丈母你也不該

人生女

育知人娶妻久而不知安否不得不已方抱之使上轔之使入及陽精欲死心方抱要撒尿妻曰小方就撒

在里圓

丈人從後生一女問曰妻此從何來妻曰不記撒尿之事乎夫乃大悟畢復懷之因答其妻曰撒尿生方撒尿一

定主男當知何不早說

老頭

老頭丈人遇訪生兒之法一人教之曰先將陽物画作人形然後從事定卦成胎知人依法而行事耳人謂其

切則滿面糊塗

老頭因自嘆曰兒子有便有了也是生下的必定一个花腳了

老頭

老頭一人奔走惶惶何故而急聽若此答曰我十八年前幹了一事今日被歸度曰畢竟何事乃至于此出嫁

老頭

老頭有孕同赴席父上坐而子避坐對席者同席避之問上席是令尊否曰雖是家父然客難久矣

老頭

老頭六名女

理案

一怕老婆者既所使趣子相前因理清懷以拳擬之。風吹軸動忙縮手。大京曰我是取笑作要

勸書

一官豈要是不得自由。我只得奏一本云以昔秋嘉慶登一冊從外蒙面諭旨曰勅旨在此裏頗異誤一

日大出私底視之竟正月大二月小喜白序來皇帝也有大小者三月大四月小到分得均引至五月大六月大八

月數月小乃大怒曰有這樣不公道的皇帝涼快天氣竟被他占了。受用如何。熱天反把都派我

吃

中膳一悞內着忽子夢中失笑妻擡醒曰沒甚見何事而得意若此夫不能膳乃曰妹堅一妾慕大怒持跪床下起

退家去杖之死曰夢幻虛情如何說作筵席妻曰別擡夢許你做這樣夢却不許你做的夫曰以後不做就是了妻曰你在

娘裏做我如何得知夫曰既然如此待我便交卸到天明再不敢睡就是了

詛語

有一吏恨內一日被妻搗頭面皮明白上堂不守見一頭之吏擁詞以對曰晚土寒涼移鈎鉤缺倒下故此刮

破了太守不信同道一定是你要我搗頭的快差皂隸趕來不意奶奶在後堂嗚咽大怒搗出堂外太守憤憤責曰你是希

退我內衙

搗架也害倒了

砸缸

有病其妻之咷而相訴友謂凡買一婢即不能容必至別賣而後已。一友曰縣判更甚坐但婢不能容並

不許置一妾。僕至遠去而後已旁又一友曰兩位老兄勸你做個好媳婦。聽言者我房下不能不容婢僕且不許

松買後臺必至拆掉而後已

硬

有相士對人說相云男子如繪女手如畫一生吃不了米穿不了衣。一人喜曰若是這等說我豈不是個有造

化的人間何以見得答曰昨晚上床上嫌我不能盡興就打了我一掌今日還是味清清的

呆

一婿有某名異指門前楊柳問曰此物何用。婿曰這樹大起來車輪也做個巢。主人言婿是賢妻也及至厨下見

研筭

擂盆婿又曰這盆大起來石臼也裝得過去。母微一沉吟即雁答曰這盆大起來處處都裝得

而嬌

人家有兩嬌小者如不識一字。妻曰姊夫請看我爺爺教他。你自己不識了。我面上甚不顏面我兄弟家鄉親

叙金錢

詩難字也好在人前賣弄我家主座前說此處不許撒尿。六字你可字記人或問起亦可對答便不敢欺你了。妻子

唯諾

至日行場邊即擣曰此處不許撒尿。六字你可字記人或問起亦可對答便不敢欺你了。妻子

正滿

二字墮入裙之中間妻子一見忙擣向衆人曰此處不許撒尿

獸子

一獸子生於井中。有口而善至岳家拜時。岳家之壺上有生柿水果數子。取來連皮就吃。其妻怪之。問其

事

一有口而善至岳家拜時。岳家之壺上有生柿水果數子。取來連皮就吃。其妻怪之。問其

燒令尊

一人遠出。嫌其子白首人閒。你今尊才對。汝父有事出外。請進拜祭。又以其是忌日。就寫紙付之。字置油中。

時取香第三日无人來問。以紙先用付之。灯火第四日忽有客至。照之。真乃百幅中紙。不得因對曰。沒了客。常曰。幾時沒的客。曰。昨夜已燒過了。

子守店。有子弟者。出門。令其守易者。曾告曾。閉商店。有父子。有關尊堂。有坐亦曰。无父歸知之。責其子曰。尊

翁我也。尊靈汝母也。何據言无。天理無誰。知作大婦二人都是尊所的。

活脫話。父戒子。凡人說話。放活脫些。不可一句就說。二問如何。活脫時。適有鄰家來借物件。父指而教之曰。比如這錢。

借東西者。人打錢不可。竟說多有不可。竟說多死。也有嚴重有的。也有家道死的。這便活脫了。子記之。他日有客到門。問。今尊在。家否。答曰。我也不好說。多也不好說。其寒也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母撲肉。有賣母豬肉者。囑其子。諱之。而賣者。至子。即謂曰。我家並非。錯母肉。其人怒之。不肯而去。父曰。我已分付過。如何。及先說起。而撲之少。又賣者至。問曰。此肉皮裏。是母豬肉乎。曰。何如。雖道這句話。也是我先說起的。望發出氣。一不肖子。當其父。拘撲。無手。愛情。宜。人問之。曰。令郎不孝。你却。嫌。愛。令孫。何也。答曰。不為別的。要他。大來。好替我出氣。

賣醬醋。祖父付錢。二文。買酱油。醋。攜去。而復回。問曰。那个錢。買酱油。那个錢。買醋。祖曰。一个錢。買酱油。一个錢。買醋。隨分。賣。何消。問得去。移時。又復來。問曰。那个錢。買酸醋。祖曰。其弟。承販。之。道子。進門。問以何故。祖告之。子遂去。自其嘴。揪頭。亂打。父曰。你

敢。是。娘。子。曰。我不。瘋。你。打。傳。我。兒。女。我。難。遭。打。得。你。的。兒子。

瞽。某。父子。同。勞。二。柴。父。教。柯。禪。傷。子。指。子。罵。曰。老。烏。童。眼。聾。耶。殊。在。傍。見。根。被。罵。意。甚。不。平。遠。日。拘。禽。出。的。父親。是

悟。到。一。富。家。而。不。安。讀。書。錢。之。書。館。一。日。人。潛。伺。鏡。其。動。靜。見。其。手。開。拳。咬。我。勿。大。舌。曰。我。知。之。矣。父。意。其。有。所。得。乃

喜。而。問。曰。我。只。連。念。了。麼。子。曰。甚。可。不。看。一。口。盡。是。寫。成。的。原。本。真。刻。板。印。就。的。

藏。猶。大。在。田。中。拂。拂。無。聲。吃。饭。大。乃。高。善。膳。白。侍。我。敬。好。細。兩。便。來。也。及。歸。妻。戒。夫。曰。蔽。鍋。宣。審。你。既。高。善。食。不。被人。偷。

去。因。往。看。鑄。東。金。四。急。歸。底。再。附。耳。云。鋤。已。被。人。偷。去。

較。歲。一。人。新。育。女。有。以。兩。歲。兒。來。嫁。親。者。其。人。如。曰。何。德。欺。我。吾。女。一。歲。他。子。馬。歲。喜。女。二。歲。謀。兒。二十。歲。妾。每。擇。詳。

此老母 潘夫曰女莫羞吾女今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佛道彼如同庚如何不可

拾時 一人在枕邊拾得一絲繩出望外訴之于友友曰此不是凡的定是真的縫事之有其人答曰便是不是弟的

說此 一婦復歸入有私夫通歸隣人偷窺而出擰得一鞋脫盡不已因枕鞋而卧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此鞋與婆
則妻奉上禮教以夫鞋易去之次日起復罵妻使取鞋見是自己的太極曰我錯怪你了原來昨夜跳窺的倒是我
夫子之奸險內生唇皮甚詳驗治之醫知其父之呆也乃曰約酒我親摸方知瘡之深淺夫曰怎听醫乃以鴉鹽
通頭頸事夫死旁觀之乃曰若死這點藥在上面我就絕到底

說酒 有鵝客帶其妻舉出酒一壺即將鍋燒畫于臉上記數主人索酒不已童子白少飲幾盞罷家主妻臉上看有些

不好看

很急 蘇人過一交云昨日兄為何如此高興在家狠幹友云並不曾其人曰我在府上親呼甚又还要賴麼友曰豈非
人我昨日寢寢不在家裡

奸夫聞親大歸急欲替酒娘分宜靜臥在床至明床上何人娶答云怪做声隔壁王大爺被老娘打出來難

在此夫大笑云這死鳥禽妻真值得佈惱

殺妻 夫妻相問夫惟曰臭娘娘我明日做了皇帝就殺了你婦日夜是這不止瞬女解之凶那有此事不要叫他婦自找

不這不臭鳥禽從不說謊的自嫁的死女前年說要賣當直的種田都賣去了

盜牛 有盜牛被枷者親友問曰汝犯何罪至此盜牛者曰偶從街上走遇見地下有條草繩以為退用誤拾而歸故違此

禍遇著曰誤拾草繩有何罪犯盜牛者曰因絆上還有另一物人問何物對曰是一隻小耕牛

繩狀 有持鐵入市糴米夫人女子送歸謂善曰日今市中鬧甚沒得好衣裳也妻曰你的莫非也沒答曰隨你好選便

去怎麼去拿銀子向在苔曰這倒沒事我服裝全好往來袋用

在行 有行賄者對人門庭搬移為謀家積人情見箇之不己敬承者曰我还是个童男不消歸德娘曰頭多擗了一大截

還說宏量男婦人笑曰這一句話却不該是娘子說的婦曰他明明欺我不在行如何不指破他

呆異 一家費盡用錢銀動以銷銷入九色雜用當首便算其人取元寶一鉛托給八成或素知其呆也止領四十兩

付之。此甚好矣。想元宵五十兩為何反領四十答曰五八得四十其人曰邊音為公帳矣用此等銀反無利益。

代打。何唯公賈者以銀三錢雇婢人代往其人得銀欣然願替既月官賈喝打三十方受教杖痛打因私出所得銀盡

賄行杖者得相從聽其人出謝曰前人蒙賜銀救我性命不然妻子打殺七月死。自懷孕六個即產一兒者其夫恐養不大遇人即問一日與友談及此事各自道下月死妨我家租亦是七个

月逝世的其人錯怪問曰若是這樣說令租僕來舉發大否

相主翼。只謂男曰那袋若生烟時見有好姻人便可飛去第曰便勿得別人家男也要無求个

試試看。新婦與新郎先緣臨睡即跌打不容近身即訴之父曰畢竟你有不是處所以如此子云若不信今晚你去睡

一夜試試看。一人不歲生子其子東鄰父膳不能自立一日集命云父壽八十兒壽六十二其子大哭曰這兩年叫我如何過

得去。自懷坐楚多以瓶成樹子又為脚著一腳傷坏主人命仆往山中重取朴持斧塗白空回主人責之答曰了义

還有你是朝上生次向卜生的

一歲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急歸。主人曰安價打聽不出錢價吾已晚矣主問如何答曰社頭每碗要三個耳光

跌睡。一人睡在床土仰面背痛復臥肚痛側因腰痛起發病晝夜無安效或勸其翻轉見破底銳鋒錘一个墊在下面

謂舌。有極懶者臥而嘲起家人喫之便復懶良久廢其鼻以飢乃袁縣之徐白憲之孫家人曰不吃便死如何使得復

搖舌嘆曰才賴活矣

白裏袖。一人索性最懶終日僵卧不起每日三餐亦懶于動口懶之絕粒竟至餓死冥王以其生前性懶詩去輪迴落籍

輸者曰身上毛所要求大王賞一全體黑面單革留一白裏袖冥王問何故答曰我做猪船在黑地裡單見我白裏袖

牛是塊大糞骨料偷吃長到只邊一口咬住並不省力并無氣力

露水果。一人偶于露水果上以指戲寫諺某字係被仇家見之奪其果就走佳府貢考及坐堂露水以為日晒乾字跡

滅去官問何事其人无可說只得慌裏白小人有果子一筐持送張家督様。知老爺要賣否

衣軟

一鄉人穿新衣裝入城因出門甚草布衣為露水飄濕及至城中惟其稀軟帶出城衣為日色晒乾又硬如故歸

謂妻曰誰說鄉下人進城再硬不起來連鄉下人的衣服都是城里的衣服都會棉軟起來

椅是受用

鄉民入城赴席見椅是多難堪坐纔歸謂人曰莫說城里人受用連城里的椅子都是極受用的人間真該

塗蜜

答曰桌子穿了綢緞椅子都是穿綃金絲心的

有戲

甲乙丙鄉人入城偶吃鹽蛋甲駁曰同一塗也此味獨何以塗乙曰我知之矣決定是驕體有的

有戲

有演琵琶者記我戲是荆釵過嫁娘有人嘆曰戲不可不看極是長學問的今日方知舉伯喈的母篇就是十朋友

復跌

一人篤朴地爬起復跌乃曰碓早知還有只一跌便不走起來也罷了

後跋

一人善跛行其遲日將脯吳巡復者于城外見之間以何往曰欲至府中巡復者即指犯便擒捉送官其人辭曰天色甚早何為犯復曰你如此跛去蹠至府前植早也是二更了

出轎頭

有酷好乘轎者被人所欺以五十金買駕馬一匹不堪鞭策乃雇船載馬而身跨其上既行里許嫌其遲慢謂船人曰我留酒請你我快些搖我要出轎頭哩

鋪兵

鋪司遞緊急公文官以其遲慢一馬騎之其人赶馬而行人問其如此急事何不乘馬答曰六隻腳走甚不快如四

米

一婦人與人私通正在房中行事丈夫叩門婦即將此人裝入米袋內置于門背後丈夫入見問曰丈發理甚婦人

鶴鳴

有賣鶴者因要出售置鶴在地盤廁後一人以鶴換去其人辭畢出視僅曰奇哉一時不見如何便餓得恁般

帽當扇

有暑月帶帽而出者欲大樹下乘涼即脫帽以當扇初謂人曰今日草不帶此帽始來終空熱殺

買海螺

一尺

一人見賣海螺者收住要買問幾多錢一袖青錢向從來海螺是賣的其人喝曰這難道不曉得開你幾多錢

免匠遷居

一人極好靜而所居介乎銅欽兩途之間朝夕恬耳甚苦之嘗曰此兩家各有遷居之日我室可作東款謝一日二匠並至曰我等欲遷矣足下幸許東道持未叩頭其人大喜遂盛設之席問之曰汝兩家遷往何處答曰他屋搬在我屋裏我即搬在他屋裡

是晚收口有人在泥堂漱口拗水入口而漱之裏各鬚眉相向惡其不潔此人醉水于手曰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後上出外廁去

何往一人賦性呆癡不識文字遇一友友問兄何往此人茫然不能答乃記何往二字以問人人知其呆故為戲言

此惡語罵及耳其含怒而別若自復還前友問兄何往此人遽憤然曰我是不何往你倒要何往哩

杀執一人問大辟賤刑對副工半白銅刀借一把來動手教一生服何首烏的信陰陽

有平素酷信陰陽一日被場廝倒家人欲亟救其人伸出手教曰且慢待我只着你去問賤陰陽今日可動手

算裏者

一婦人在門首被人注目而看婦大罵不已婦姐勸曰你又不在內室應佈佈者何妨婦曰我若把好面孔看着

也罷被這樣數驗看了豈不苦毒

熱翁腿一老翁冬夜醉卧腳炉火被中悞燒其腿早起罵鄉鄰曰我老人家多吃了几杯酒睡着了便自不知你們這

班後生竟不來喚醒一声難道燒人臭也不曉得

今看靴有兄弟共買一靴兄看以拜客赴宴弟不甘服亦每夜穿之环行室中直至達旦俄而曉散兄再議合買或曰我要睡矣

教象棋兩人對奕象棋旁觀者教不置口其一大怒摶拳擊之痛極却步右手摩頸左手撫指曰遂不人士

髮梳櫛一戲子自有以髮梳櫛者謂凡物皆可換也莫起袖中裁髮一料以住遇酒醉即入飽餐食以髮與之疎儒

皆笑其人怒曰俺人俱當用到我備用不得耶爭些口角備因搗髮亂打其人徐理髮曰該料的與他備不與及在頭上來亂

半扇子

有家婦嫁人而索言腰帶曰耳無此初婚不圖當其歸曰我這半扇子未免破矣婦曰眼見嫁過人做

孤孀那

不肯信婦曰我某不相瞞夫陽具渺小故外面半截雖則實在半扇子

納施

一婦畫夜不睡一人戲將女子納入枕中而去婦驚始在內知為人所欺乃大罵不止醉酒詆言半扇子

省口此寵婦曰不是這等說比番寒了如兒不識目後是水瓶戶一瓣梨子

賣兒

夫妻接續事因偶西子往傍未知曉熟不知乃各喚一聲以試之而不聞而不應知極為此事也及至明日作其

母樂極稱呼死一子忽大笑半晌而醒之又一子曰打得好打得好娘子才大倒反笑起來

連殺

夫婦死了一般睡任意大喊事畢閉其妻處利口連問教誨裏磚口不答子在脚後

娘快些說了程我色凜故在這裡了

軟蓮菊

姑嫂二人紡織偶見織菊一藍姑曰徒生蘿蔓成男子陽物便好粉口軟的更好些曰為何倒要軟的禮曰軟

的硬起來

一藍便是兩藍

捉蛇發

要好重頭每晚是天晚同大合眼即翻身以擗至天明何故不睡曰吃食可人故耳夫食其妻發與之女夫屢說

遂乃安眠至晚夫執其物而嘆曰我與他相處一生竟不如他有這樣本事夫曰會捉蛇發

賊幹

賊至卧室見一婢裸體被腰即與女僕對人叫有賊賊很幹不欲辨遂低走備問曰威者你無時安約

飯米

貧人正舉家空要云飯米都沒了有甚高興夫道是妻後白壁如此說鑑內收拾起來遂為明後日吃哩

播機

開磨店者夫婦常雨妻嫌其物渺小夫替往外取研石膏播機請進來向你在隔壁吃了甚麼來此面細些大

啓夫

一婦臨產腹中痛甚方其哭曰都是你作怪害我如此痛苦不丈夫阿之曰娘子省得你埋怨娘是此物不好

若早離了絕此福根遂持刀欲割棄大呼曰活冤家我悔傳家去還魂列才好些你又來催命了

收名

一婦臨產剖其腹大呼曰以後不許近身盡可一世無冤再不幹那營生矣曰誰依違命及生一女夫要相報令名

妻曰喚做招鬼罷

不怕死

一婦生有甚難因怨其夫曰皆你平素作孽害我今日受苦甚不遭晝夜相戒從今各自分床不可再幹計

要不然之節

月後夜間忽相改口声称夫問是誰妻應曰那个不怕死的又來了

寫愁

一貧家生子，因多難于衣食。夫妻同多憂讒，叫你多男妻少，故何不乘此強壯快活，沽樂在屏後，補丁也。

多男說得睡是我也主自休，不耐煩，便打醒了。

問兒一人從外歸私，問兒曰：母親賣往何處？來答曰：問壁間做何事？兒曰：想是外公吃蠣，又問何以知之？兒曰：只听见

折神說拍關宋帽，脚娘又叫道：勿要說我個親爺如此

一人進房，進到裡，袖半截，祝曰：世陽世陽，願得帥硬如鐵！病者曰：何敢望此？要從屏後呼白費了大錢，人唔得

下半截，嘴不准。一人見男子真大戲，曰：你真大物也！大男子見婦人嘴小，戲曰：你嘴小，陰不小小，兩人興動，遂為事，而不覺

子物甚，而女之陰，是大婦白唇，未的真不淮，真白原來，你的事，不准。

詮毒奇婦，詮云往井間及水，被人從後，丢石，宮曰：汝那時何不起？答曰：若五起，脫了出來耳。

果爆響，婦撻大兩腮，問是何物？夫亦指妻北戶，問是何物？白火爐，既是你有果子，何不放在炉內？懷他二屢

铁籜，夫婦同飯，要問曰：誰深有好處？喜吃？他夫曰：食之此物如鐵棒一般的，妻亦連食不已。夫曰：沒吃何用？妻曰：吃了像鐵棒一般。

雨采船一人遇雨，采船手托住，急鑿外央，一指歸，訴子，妻連聲驚呼曰：今後遇雨，采船切記不可解小便。

醉飽行房一人好子酒，復酒色以戒之曰：解鉤與行房，五穀皆反復，此約石語也。如何犯之？其人曰：不妨行房之後，再行一次，休復醉來，豈不曾覆。

命還不好一婦有淫行，每嫁一大艱，有外遇，竟即被斬。三年之内，更十夫人問曰：汝何故而償？妻至死，婦曰：生來命不好，娘的就要敗壞。

鄰人看

一婦折其夫口，贈某官，某甚怒，曰：你油腔滑舌，我今日對你說，你休妄想，下次被他上了，却不關我事。

一、人情事。妻入美言曰：「伏夫立門外，候之有聲，非至者勤。」俗嘗曰：「要貴然承耳，貴者曰然承。」陰陽非某與陽如何？

卷之三

有客方設鴻臚案座，陽不如其弟。賈陽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問兒曰：「你娘往園裡去了，問何爲？」答曰：「去採桑葉。」因取桑葉置案上。酒至，主人問曰：「這是甚物？」曰：「是脚可放在腳淘裡去。」主人曰：「前日天熱，天氣你和爺爺也是這樣，難道就是怕冷？」女脚頭曰：「不是，是妾身男兒，問如何方終生男兒之書。」曰：「速二卯納入，元不成胎矣。」後則如其言，納左則生，出右則生，故曰：「使生出兒子來也。」

大神龍隱深谷。時值秋雨。其聲震耳。莫不驚心。至夜同衛生。天欲離闕。以詎之。是夜數掩。久之。遂以枕金陽。將有奏合之意。天曰。此物雖堅。近之何為。曷自正為。誠取之。陰水濟他一渴。

一
人
不
輕
以
毒
物
害
妻
而
不
知
其
氣
數
錢
夫
楚
同
人
指
物
曰
此
何
物
為
之
不
良
也
斯
不
可
不
戒
也
非
軍
士
也
必
有
惡
于
其
心
也

關曰：阿娘看來，這人倒也相貌堂皇，只是他說的這話，却不知是好是壞。那大爺道：「這人是個好處的，只因他家裏有事，所以耽擱了。」

兩大老頭成天吵，我妻白住自行房。每到快活處，急叫死。明日是新年，大家要說好話，但說我要去處。

之及次日行至嘉州，如前天怪石列岸，不知是何種奇物，一年前到那裏尋覓，有再雌者，乃便次進而不覺，若問去否，曰進去矣，尋奇固當如此，我有些

大从裏以風打頭，不外翻人說曰天寒，何以此婦扶天各曰拙大，天暖分付你老婆，人情我說，西偏對門而舌申問曰，生過幾胎？乞曰未曾，体申曰難道你大爺是不的麼？乙搖頭曰：不，

三

在這裏是這等投法倒不如先殺了罷

二三種

打個老婆與妻行樂要自你身在這裡自在那裡大口若然得我身在那裡心在這裡何如
老夫人
老婆子風天又寒了房事方曰我若就那個口說我偏愛今夜停我們貪你們造化過泡此物向誰就
六個他幹事娶妻半言客將陽物摸美一時興起豈若棍杆夫大笑曰你兩個扶持他起來做了公直老人不肯徇私我也不
法

他大我大

一家娶妻年紀過三十要有責婆見利眼的位是大爹爹不是他大他是我大

黑孩兒
上竇住着房妻自去不至收索到牀邁起摸着狗背乃大歎云這烏鵲我還道是騙我却原來到口了真兒
連鐵燭師

人家有一妻一妾前後半夜吵上半夜至妻房裏牕靠牕睡王壯行事夫問何為曰此翁是燭也其妻草
在門外竊聞矣下半夜同妾睡於牕頭嬌妻極甚驚夫曰我死也裏不存外滑耳之矣次早量夫造飯妻曰人自
當減一人飯米委曰為何妻曰昨晚死了一個人妻亦微笑曰依我看來今日連該添一人才是要問何故答曰燭得有不
活燭燭的師人往此

謝謝毛炳
一翁偷媳被捉而訴于姑曰這个老烏鵲壞了他的爺老子都有這個毛病

拿訪
一人作客在外見鄉親曰我家大娘子病癱臥毛炳理髮
手脚酸

曹古董
一翁養女至老無子欲偷親其媳應許于妻一日僵僵想臥前接之僵乃夾緊以自掩翁熟為搘搘口供舉

以為達出妻上牕頭曰是老城一件舊東西也不識費甚多
撲林
一翁欲偷媳與姑說明姑不令夜你躲過我自屬力往臥牕而滅火以待之夜深猶未至認爲媳婦害而極

歡既至媳罵已老故才令夜挾得一張牕如何就這等高興
雷擊
有客外者見故鄉人至問家將有甚新聞曰某日一个碎瓦打死十餘人都是扒灰老其人京問曰家人可先斂
答曰今再斂幸免今班却在數內一同歸天了

偷易憊

一官到任家裏老夫自言

今日凡偷媳婦者站過西邊不偷者站在東邊內有一老人慌忙走到西首忽又跑

過來來官問曰這是何說老人跪告曰未曾蒙妻命分付不却偷易憊的說在何處

老婆一老人欲娶媳婦見他酒瓶盡不肯嫁他老者賄媒人曰全他夜夜貞事如一夜便空願責五下媽許之過門

切晚勉許一度次夜就不能動彈媳婦若免推倒青過五板老者伏地不起媽問何故老者稽笑曰求媳婦索性打上一百

往後一起好算帳使搭頭翁與嫗行房無私其實以手向腰懷撲簌有外苦悶婆以肉指額貼導之便進嫗曰老弟你緣何在那里使搭頭

翁曰老娘猶如你在背地打後手

破開頭翁嫗相對睡日僵與嫗動拉翁行秦翁以天寒不舉對嫗曰請各解其病倘之熟則樂矣翁同身近解嫌回日少

嫗曰我熱了快來翁曰我的還未退曰一般晒涼為何令熱不均翁曰你是破頭的我是頭圓的如何好得一

忍舉有病嬌陽者一病勿舉中甚喜反於上要腰乃安如初更曉何為答曰我想這裡床太難看你杜子上來溫落

許應老人翁素苦陽毒偶見搭羊交感不當動其夜歸與妻同卧牆脊日晴所見陽事妄舉多誤妻行事乃某半途棄棄遂

摩患日間形狀口念一个猪一个年妻曰老翁因不得罵考如何這般大顙直角就許出來

一老翁勉力行房陽事不能進舞美既久不寧甚涕泣因歎曰我詣為何這等乾苦來打從上路出來折不受

老人娶妻其物已廢因急欲舉手牽而時鳴其妻曰請受講受苦曰你既承折了教我受江牀

未粒老人行房勉力交媾嫗云再進一步也好老翁大怒曰我是若有意剪了一米粒做我的倒頭羹飯

老年娶妻欲結其惟心說基處有田地若干房屋若干妻曰這都不在我心上從來說家財萬貫不如日夕合鑑并

丈的好

老夫婦正在六合妻忍打一嘴竟此勃脫出乃大怒吵鬧次早鄰婦問曰你老夫婦為何昨夜不睦翁曰不要論起

老賤近來一聲改變得不好曉道打不得一个牙齒方好咬

有姑媳婦房姑曰做媳婦酒要吃茶茶根過日子未幾始與人私摺以前言多估張口示媳曰你看也得我有

藏年一人娶一老婆坐床時見面多懼故因問曰汝有多少年紀婦曰四十五六夫曰婚書上寫三十八歲依我看終

本止四十五六可是野猪說是五十四歲娶妻復存三歲之後以前言對上床後更不適方乃生一計曰

溫瓶不然被老鬼吃了我去了十八歲並不聞老鬼食慾還

謝金口 夫婦皆喜了一夜好相約各說吉利語妻曰天陽初就頭你自今以後金玉良儻笑逐顏開戶曰多謝你

的金口

僧尼二人廟中避雨至晚同宿僧燒瓦盆戶問此是何物尼曰是口棺材尼燒僧陽具問此是何物僧曰是个死和尚尼曰既如此我把棺材佈施他燒了尚遂以陽物投入陰中抽提跳躍尼曰你說是个死和尚如何會動僧笑曰他在裡

燒佛哩

娶媳婦 一人謀娶媳婦其拘小忍貽笑大方少欲得一處子或教之曰初夜但以卯示之若不識者真閨妾矣其人依其
誨論媒妁如有破綻當即發还媒可及娶一婦上床解物而始以卯對乃大怒曰小畜生也還道是再娶一婦問如前
婦曰是也其人詫曰此物的義貌都勝厚一發不再又遣之最難處一年少者仍試如前答曰不如此人大喜以為真處子
無疑矣因探其物指示曰此乃為卯女搔頭曰不是我也曾見過許多不信世間有這般細卵
水物 丙午婦稍通文墨一生無甚調和暮年力乏精力耗盡不能應接乃對物傷情各咏一詞以垂教訓失味其就戶曰
紅牕燭影嬌嬌嫩如出瓶籙頭解條幅自從嫁過你家來日也經夜也經如今就象個門扇東一片西一片夫亦咏麌炳曰
光燭萬物亦潤澤穎如禮木為擔得頭自從娶作進門來朝也恩眷也妻如今好似萬布袖扯便長不扯便短

送嫁部

開路神 金剛遇開路神裏之曰你我一船長大我怎如你青好吃好開路神曰阿哥不知我只圖得些口腹耳若論穿著
全然不得到去一骨碌着皮連身都是殘片了

借面鬼

一帮閑達遇人家出喪前有借面鬼王以為大老官人也礼拜甚恭少顷大雨如注而鬼身上紙衣被雨浸透

溼溼曰白日見鬼我只道是大官老都頭來也是個殘片

咽頭

一閑漢咽頭而泣忽遇大老官留客飯各曰遇閑用狗肉過飽便是吃不下了有酒倒飲几杯既飲吐而裸出

馬王見京師曰你那狗肉吃不得在此其人想視良久曰喫我自吃的狗肉想必狗會吃起來

高兒當飲啖漢畢頭面曰我這裡每到飯熟列位便來就一刻也不差如是何故諸閑漢曰這事咱肉內爛

望爛肉

出即知做飯息則熟矣如何得錯竟曰我明日買大行杜來煮耳請你吃一頓不白你若嫌了行杜我等也不爽了

老白相 荒唐聞進先口活個官府於元妙觀酒席開宴私議曰我等平昔鮮及美食今既吃些人笑我延久之死腹中訊甚白姑待眾飲食民吃過尾其後可也連望人散與住則粥已盡矣乃以指揮食盒約聞諭喝道士見而問之答曰此等原是榜白相耳

借醫子 蘇州人極奉水大老官平日常謂夫人曰要小子發死亦所甘心一日王病醫曰病全非藥石所能治寧公得主人腦髓配藥方可救得遍嘗无有忍省悟曰某人平常自謂奇替死是妄惜一罷子卽呼之至告以故乃大惊曰阿呀使勿傳吾裡蘇州人從來先瞧子不

呵脣 曲塘 一帮聞見大老官生得面方耳圓連鬚絕口某人曰你又在此呵脣乎

曲塘 帮聞者自語技能能白我什件俱得天下光吃一人曰只有一物最難聞是何物當曰曲塘聞何以象他曰殺之死血

什件熟 帮聞人陰夜與妻同被初然笑曰我想一生止受用得一个熟字你看大老官那个不熟私家小娘那个不熟遠船上那人不熟戲子歌童那个不熟看管唱曲的朋友那个不熟說來娶妻易夫慟其人問故曰殺的你既什件皆熟如何

我這每年布衫備不捨我贈活半年 一門客謂貴人曰昨在夢公告了一千年貴人曰夢生得死莫非不祥歟其人遽轉口曰喎我說善了正是夢公死了一千年

昆香 有奉貴人奉教一屁即曰那裏伽佛香貴人慚曰我聞屁乃俗氣以羞為正人反齒恐非吉兆其人卽以手招氣嗅之曰如今有点臭了

撞席 老鼠與貓結交鼠先請貓墊席邀朋遇河暫住貰食忽一猫兒見之欲捕用曰請我的倒不真吃我的到來了況高墻 猫子却說故拿鐵取鉗刺上面上刺情極曰你要說高頂登為何把找來悔氣然子云我單性你人家那隊關院吏

一更假扮舉人往院裏找錢以言威之曰我今便身上來不得奉陪吏曰由上來我請駕同去使曰不是這樣說行房錢史白刑房點頭拱手是絕筆事的始曰是月經裏白我從幼習的詩文絕橋不會你甚麼是經錢錢司相公差矣是流紅史曰劉法他是那末你拿來喊我難道就怕不成

換班

一鬼隸要性多惡天晝夜防範一日該班將軍廳戶左旁廳一鬼督守並為記帳官其人幹事極不稱好夫眷卒乃是一鬼形于右邊而妻及夫落班歸家之已非原輩因想當我前記在左邊的幾個移在右邊了妻曰是那樣行門多年難道不要輪流換班的法

單坐

此與閑坐者何異自一切俱皆我先知我之功大矣汝屬无用之物何功之有故位居我上眉曰是則然矣微如鬼頭坐上位世上自此理否

扶便
屢子與莫子爭論屢子云我能生男育女有功人世你有何能能報我上位罵曰我居五年之中能知氣味汝何敢輕觸我一物争之不妥訴子口口曰我勸你們和了起來相處不肯口怒曰屢子還有軟的時節你做鬼頭倒是這等硬持

婢子

有婢生子既長或問其號子謙號父乃曰勝號小梅問尊公原號何梅答曰非也乃家母名梅

承盡罵

一僕人之使俗言鬼理是也出頭來告主人曰阿爹方才承盡罵我父罵阿弟主人曰胡說承盡如何會

罵小使曰

起初罵了我之後連声罵曰是那裏惹着我把你阿爺都罵在裡頭了

對戲

戲子出門燭其妻曰同伴來許出紗技教他對對眼裏詬謔以為勝出氣取教他對民眼同伴至乃以後庭與之

伴問云

你家主公比我家如何好是好只是急攝戲文板還要上緊些

屁股痛

麻蒼蠻與青蒼蠻結為兄弟青蠅引麻蠅到一酒席上麻蠅之意欲咬破小厨拿住將竹簽插入屁股追打莫與

他使棍半日才得脫身尋着青蠅泣訴曰承你相帶吃到餌有口是屁股痛得緊

龍陽娶一龍陽新娶才上床即舉婦醫欲給婦曰妾答曰我從小學來的如何傳善婦曰我從小來却不是這等的和

何不至

一人遭疾病醫曰必須用少男之精配約服之方可還廢乃令人持路往廬遠一美童告以故重令以器置地遂

撒精

解撒而發後撒之水者曰精出在前為何取之在後重曰你不知出處不如取處

醫奏

一龍陽新娶之後以醫奏其妻妻詫曰你如何沒有龍陽水據其妻計曰你如何也沒有

營藏

龍陽生子人謂之曰汝已為人父母難道還做這等龍陽指妻子曰你欲告我只恨龍陽的這事再過十餘年便

面見虎頭追矣

兒輩

雨量以後每相易俗充兒輩是也一童甚黠先欲止裝箱示即領之而未覩者甚其聲且哭且叫曰要送我

要送我且毋不知何事出動曰學生不要哭他稱了你甚麼待我等他羞你罷

掉進一少年落後船有人接至身邊將陽物插入臀窟內少年駭問曰何答不人多攪了進去又勝為何言嘗動答曰這

却是我不是因此擗聲哩

夫夫 有與小官初厚者及長為之聚要請過過客不一避日聞入旁中迺辦家奉在問曰女何親女答曰夫夫

倒做龜陽舉個俊曰就外宿要寄母家訴曰我不願隨他子母烹問故答曰我是好人家女為甚麼倒去跟他做烏龜老子叫

有龍騎罕犯過大者弗敵一民狎客為之叩蓋取問其故答曰你倒不听见老子叫皮

壽板 有好勇風者夜宿旅館店適與一少頹老翁同宿暗中以為少童也調之此翁素有鬍風欣然樂之際因許以解

置衣打拂俱云不願問所欲何物答曰猶耳好壽板

小娘 执拗雖半而交至男及長人問其爺娘何在搃牛曰此娘也其人訝曰這等一个大老官如何能生

好難納鞋 好好睡每至日高不醒有閑閑門者扇一扇香而起也日客至人復深睡如初客去方纔檢點衣物失去緝鞋

一双及下床乃子陰井藏出織客笑其善睡斂碎此鞋納之而去尋搃牛告白子烟再尋一尋前日不見的酒香怕也是

在裡面 羞及儉物 嫦客住妓館歸事因這妓嬌嬈子萬人此物皮實有甚好處而朝夕戀他夫曰不知甚麼元故但是石

妓越揚得客多口舌說好處三二來口口道也何難為妻不早說嫌口闊

嫖客道 嫖客道妓客相約金錢貿易飲酒一醉妓讓客先飲客飲畢因便妓挾伸拳曰我的妻是她你等這杯罷

夢裡夢 枝與客久別復會各道相面妓不我先夜不著身你兩食同眠同睡乃是續根辭致空自我亦夢之妓問曰夢

怎的客曰我夢見你不認見我年倒錯一兩人嫁妓問其青絲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商人生意折本仍逼其家妓忘之間其年則曰十七又遇數年之

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商人忽遇盜不止妓問何故曰你的筆記賄與我的本錢一般漸漸的縮少了想到此處能不令人傷

子嫌父弱 有子好慚而感其著之謂之羞愧其用他人帮助不廉潔我人所取既係僥幸亦有錢與不可說破耳子從之父在妓家諸事都盡知體貼周全何處他此般等大弄人子曰不好說得他家媳婦我有些私情是我養活他所以這般体貼明白妓迷此語子翁答曰雖則如此他家母親也還有此句權力當兒子一般不得不体貼他

父多一次

子好慚就說父費之曰不成器的畜生我到櫃卷一次到看多次見你子曰這事就來你爹我一次反來罵

我

脾氣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性

門

脾

題頭

按唐河寧國寧陳中子及家人俱被捉匪自言孝子陳青客不請托惟率人有一妻一妾純謹者承解願者為見接君接君達三人罪狀都是敗壞風俗的頭目所以訪之頭者曰匪輩出裏屋子仲子縣吏避兄老公祖捉得及寧鄉捕

白日鬼

法師上遭缺口地食天將明早三要安寢又見一班披枷帶鎖計手一脚的餓鬼索食師胡陽世作何生理坐此

果報車云皆是拐騙子做中保鑲傷害人的又問夜間為何不來同領法食答曰我們一班都是白日鬼

分子頭

一人生平懶做分頭扣冠人家銀錢死後閻王痛恨發在黑暗地獄中受罪連獄時即云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

不出一公分開个天

穿窬一才人夜譖見偷兒燭更時炉內添易正沸提湯潑漏穴口及燭已穿窬偷先以脚進士遂擒住其脚腿徐

以裂湯林之賊良告求釋士從容謂曰多也不敢奉承古盡此一盜罷

新雷公雷公欲誅忤逆子弟以其年少且憐我幼且問你這是舊雷公還是新雷公雷公曰何謂其人曰若是新雷公我

竟該打死若是舊雷公我忤逆我父忤逆我祖你一向在那里去了

叶城門一人好鳴曲探親回來城門已關因叫開門營門老曰你唱一曲我聽便放你進來此人曰唱候唱是我唱你

要答應雷門曰依你其人先說白雲叶周昌城上廄曰貴門爺爺在外了妻不快迎復應曰吓其人曰你既撲得開城門

老碾蘇州老練人問有了令郎答云提起心地其定一酸前高義相與妻父親說得來華盛了破一个天殺狗牙計

掀情老虎欲吃猢猻獮能曰我才小不足以供大嚼前山有一巨獸堪可飽餐當引導前去同至山前一角鹿耳之鄰欲

啖已乃大喝云你這小猢猻許我拿十二張鹿皮送我合拿一張來還有十一張呢虎竟遁風曰不信這小猢猻如此可惡倒要我捨身償賬

不利語一翁無子三婿同居新造研房一听其長婿故歸踏不應大罵半門為何闖得牛早狗急第二婿訴司我此

舉事過千金不是容易挣的此不利之語甚覺可惡次婿曰此房若無事子好直五百金罷了翁大怒又呼第三婿述之

三婿云就是五百金勸阿伯賣了此翁勃然一場大連屁也不直

吹喇叭

樂上一聲是剪挖三箇鼓將喇叭插入次起內鑼管道好過腰間二你曾見吹喇叭的麼

飛狗肉

三公一聲是山野的不食曰我不食之久矣中曰你便戒他他却不戒你

隔壁牆

一聲是隔壁人而中狗吃飯吃三而中不得是你口裡食何須這般性急

曉得樂

孝家清喜吃並水煮雞羹食之而中少項與富席飲空心酒過多過大無而行業出焉恐人嘲笑方指而言

書手

一人換酒飲酒過深上床即鼾睡不醒發恐次日難拿銀錢因而撫其湯客既醒問曰這是何人姓白李云卿的

粗手

其人曰理刑所的書手為何美我的師

僧道部

追度牒一鄉官遊寺問和尚吃茶否曰不甚吃但連飲酒略用些曰然則汝又飲酒乎不甚吃但連家產要嚴落

陪些鄉官

曰汝又有妻室不象家人的戒行明白當對縣官說追你度牒僧曰不勞費心三年前戒情事已追去了

掠練簿

和尚做功德回過虎懷其以銚鉗一擊之復至再枚一片亦如之乃以經卷授虎虎急走穴中母虎謂故答

曰遇過

和尚无礼止揚得兩片頭曉就一本練滿通渠不得跑

鬼王教虎

大族出喪路逢大雨女婦人等避雨路旁草上和尚屢歷草多曾被雨沾濕脚底腹內少項一僧從神牌裡伸頭探

望窗外住石

諸女聲竟曰我們避雨關路神牌被雨

發生鄭都

有素不信佛事者易復羞耻重乃領其妻女進請僧作功果遇雨不得問曰此間固無僧早來奉茶傳多

都發往鄭都

鴻媒一士苗僧房請妻女閒禱嘆連叩頭趁問相公為何答曰我門了燈不還事解法事禱嘆的

懺悔

孝子懺悔父僧詣書庵曰至而無佛化耶向善事曰正秋我翁雖遇荷橋多承仰遇了乃出金勞之僧曰若

肯從宣布施連作娘子我化了去罷

追罵

一僧追罵下罵銀三錢包送西方有船起度其夫者送了低銀僧還念住東方禱不悅以低銀對即具捕之改念

西方婦

曰我的夫為差分銀子累你跑到東方跑到西好不苦呀

尼姑

一僧过大氣難請醫治之醫曰此是他人意之使可醫惟你愚家人最難治請何以教答曰這人太勝功都盡第

門的屁在裡面

或問和尚曰汝輩出家人修煉在廟夜間獨得此物達摩乞師而回至一月止破三次曰若如此大勝和尚曰

哭响屁

一人以幼子命犯孤宿乃逃出家僧設酒熟待之禪撒一屁甚响父不覺大慟僧曰撒屁乃是常事何以發悲父

曰想我小兒此後要撒响屁再不能好了

聞香袋

一僧要進房撒尿門口呼親向心肝不置中從俟其出故偷聽之凡他物惟席十一音蓋耳無疑此有來麻乃去

香寢以繩繫僧就明悟取香囊且喚且喚曰親肉心肝呀作怎麼這事並非撒了一屁麼

見和尚

有三人同行逢遇一破衲老一人曰這好是靈戶禪網二人曰不然連以魚頭撒網又一人曰都不確依着

來好象一座多年破廟閣何為西面以前有和尚也看見和尚

沒骨頭

秀才道士和高三人同船過灘船人駛船船過灘船頭如何連急慢船人氣漁網下船撞到和尚停

萬問曰你們道才离我狗骨頭汝不是去尋頭請得有理無說性命不然推下水去士曰我讀書人舉龍附鳳自然是龍

骨頭次問道士乃曰我們出家人仙風道骨自然是神仙骨頭和尚光可認俱乃流夜晝自己求曉照我這光子從來是沒

骨頭的

和尚下船

有老尼麻于埠旁被人綁去過一頑人搏倒將衣服脫毛甚長浸入河內濯黑幕水而歸夫老者眼視水跡是

此婦偷去歸不返婦分辯不脫被將墮水以大怒之逼墮水方在異難而忽聞隔壁毛叟亦空惹冤盜吃了兩邊

喊罵是知他無多因此物遺福報之並陰尸挖出拋在街瀆兩公差拘捉人犯回來拋着并打個死詳又是一樁

人命怎成和尚下的下處被人割落在這裡

杜徐

一僧赴宴而歸人問坐第幾席答曰奇席是姓徐的杜徐之下就是奇僧了

大家伙

一僧欲問彼苦無媒婆方請來外而住妓院大升臺折止存五台帳不納價復往妓院來與之万許竹席倍

情此乃以頭一枝爲美。僧曰：你起大家伏我，我亦把大家伏你。

小僧曰：一僧患眼，渴極，其頭以就陰，僧曰：非也。此小僧耳，渴患其小腹，曰：僵久了。

一士相傳云：他看我搏中是臺公，傳曰：相公自然高麗文章在內，士曰：非也。曰：然則是五臟六腑乎？士曰：亦非也。傳曰：一社中人跡如芳不復有，有一光挂在外面。

天報

老僧往後園中赤腳，大插入繫眼方鞋，不止小沙。你見之，合掌云：阿諱。院佛天報。

老僧曰：我既已知，豈可不復他物？特修繫眼方鞋，是有人叩門，忙應曰：得我收斂了。

僧歸後，其徒曰：豈不可不復他物？特修繫眼方鞋，是有人叩門，忙應曰：得我收斂了。

僧洛
傳曰：道家洗浴牛清師太次師父，後師父掉汰而行毫不紊亂，因感說自嘆曰：福我僧家金死期，福老和尚不墮下。

去小和尚，脫得精光了。

頭眼

一僧人與對共食，角不能成眼，蹠其頭，乃半廢，頭而吟，況曰：這个所在，有得一个眼便好。

問究
一秀才問僧人曰：赤掌如何爲僧？曰：不過秀才的足夠，遇災就是了。

九思
一秀士每日往寺中祈誰去，師曰：明請教何謂？秀士有九思，答云：都在人身上。頭是三法司耳，是按察司耳，是封司耳，算直政司耳，是檢贊御史耳，是寶司耳，是提舉司耳，是行人司耳。僧問道：有一司僧，以手指陽物，曰：在這裏。僧問何司，答曰：僧禪司。

當真取笑
和尚遠行，一小廝叫曰：和尚，和尚！頭滾圓，僧怒云：一个筋斗垂在你娘肚上，喝紅曰：我家小廝，不過作甚，爲何出此粗言？僧曰：娘娘難道小僧當真，何須勸急。

宿娼
一僧禪院以手摸妓前後，忽大叫曰：許哉！許哉！前面好，娶尼姑的後面的死！

僧道爭兒

有僧道共偷一婦，婦有孕，金子僧過各事，是婦，盈久之，不決子，長人問之，答曰：我是和尚生的道士，想向

三日，金子曰：我在娘肚裡見和尚，追蹤也並不曾見過道士。

道士狗養
猪圈內忽產下一狗，其屬甚奇，號曰：金毛。狗養的又是狗的種，道是狗養的又是狗的種。

失殺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忽聞其夫叩門，道士慌甚，乃棄婦上床，而女夫既登床，抱着遇殺，問曰：此是何物？婦急應曰：此是我退下的表光。

入觀

跳牆

有光妻者每放手銚則以瓦錐貼構父之精滿搘出頭髮乃對難曰我的郎呀只為你娘娘所以送你在此

空空

一和尚偷錢人為丈夫追逼跳墻倒墮見地下有光頭痕迹捲起頭髮在上如冠子樣不怕道士不來取

紅符

一道士自夸術高無敵得好驅蚊符或誦得以貼室中至夜蚊虫愈多往咎道士道士曰吾試往觀之是所貼

符曰

一道士遇王司墓爲鬼所逐轉行人救之扶以歸道士曰感君相救无物可酬有辟邪符一道即以奉謝

書符

一道士遇王司墓爲鬼所逐轉行人救之扶以歸道士曰感君相救無物可酬有辟邪符一道即以奉謝

祈雨

一道士遇王司墓爲鬼所逐轉行人救之扶以歸道士曰感君相救無物可酬有辟邪符一道即以奉謝

書符

一道士遇王司墓爲鬼所逐轉行人救之扶以歸道士曰感君相救無物可酬有辟邪符一道即以奉謝

開當 有某開典鋪者謀入人曰需本錢何曰大者萬金小者亦須千計其人大駁而去更請一人問之曰百金開一錢當亦可人辭去最後一人曰開典如何要本錢曰酒店柜一張當票數紙足矣此人乃欣然擇期開典至日有持物來當者驗收訖還三票付之當者掌銀登口尚得銀票稱去弗坏許多手腳待你取贍時了將利銀子交使精神 有否者家有病者命道士請神乃通誠請叩京神道主人曰如何請達達的道士答曰近處多曉得你的情性說請他也不信

好放債 有人好放債已首矣止餘未娶仍謀烹弟故之人問曰如何起利答曰討飯

大東道 好善者曰開當日佛仔頭進香到肉嘴脣皮座裡房布施送之但甲乙謀合本做酒申請之曰汝出來我出水乙曰米者我的如何貿販申白我決不願引酒熟時了遇達我還水龍了止許多是你的

翻臉 窮人暑日無帳篷惟吸烟管及紙被被而卧蚊叮其面鄰家有一鬼附體而帶之蚊不能謂入曰汝不過省得一

丈幾尺如何便翻

畫像 一人要畫行樂圖連紙畫顏料共送銀一分畫者乃用水墨於荆川紙上畫出一背像其人怒曰爲甚只寫容顏如

何畫者曰我勸你莫把面孔見人罷

許日子

一人極否前後先請客之事縱儻偶持碗一盞往河邊洗盤或問曰你家莫非請客耶儻曰要我蒙主人請客

除非那世裡去主人知而罵曰誰要你輕易許下他日子

錄金 有人遇事第一支封分金一星往貿易密書封內云現五分除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貿分其人仍以一星之數答之

乃以空封往內書云退五分除五分

過後 有後死者僕推燈往候主曰少時失便明何用燈為僕方歸至天明僕復往接主責曰汝大不曉事今日反不盡

不曾客 客迷家久坐玉案旁嗚嘆庭乃辭以家中之物不敢留客即借刀於我已所乘為治餐主曰公如何回去客曰

憑公于雞鴨中告借一隻我將去便子

不識戴
封免
價錢
吃人
一人連出回家對妻云我到城子城外大如鵝蛋過三山破蚊蟲如大鳴昨在上新河蚊蟲大如鵝毛白蚊子為甚不落身上回來吃了大笑曰他不吃我就吃了你還敢想去吃他

警各
一人性最懶惰忽感勞瘵之疾醫生診視云脉氣虛弱有火參治補病者京視曰力薄相薄惟有委命於天可也
醫士曰參既不用酒以熟地代之其佛頭財病者搖首嘆曰大過願死而已醫知其各醫方詐言曰別有一方用熟地
調黑糖一二丈服之亦可以補元神病者躍起笑問曰不知狗屎一味可以獨用否

賣粉孩
一人做粉孩兒出售生甚好潤要曰此後做來倒的當賣省仍賣去又曰如今做來頭而財者不更省乎及做就妻提起看曰省則省可是看看不像人了
繩管繩
一人謀做繩而布連繩裁繩俱以尺布綁去最後一絃匠云口測三尺布足矣某人太喜市布與之乃繩一
繩竟令穿布足在內其人曰道甚如何連繩匠曰你說教妻省自外一步也不行不開的莫種出頭

一性名者剪布一大命裁縫要做繩一件繩一尺一寸餘布要連繩四口布匠每以布小解去落後一截
繩曰我做口消八尺倒與你省却一尺何如其人大喜繩去布做成人長袋將此一從腳穿至頭項口角綁收緊其人曰氣
悶極矣匠曰繩着你這懶客里自然是氣悶的省了要想出頭却難哩

一毛不拔
一候或見童子求繩人身上曰既欲被人須將身上毛盡行拔去即曉便又動手拔一根猶不勝痛楚言
笑苟生看人一毛不拔如何做人

因小失大
有造方偏利者遇見一人擦衣知必小便忍其往所對廁所乃偽馬尿恭而先踞其上小解者果有已則其人不覺偏撒一屁帶一屁來乃大悔恨曰何苦因小失大

七德
一家師供膳其妻一日買玉周身羅襪一絲指問主人曰雖有幾德王曰五德師曰以我看來雖有大德問何

美雖
東家供師甚薄又不買筆一日糞缸內掉死一雞女以為餽而藏之問其徒徒以是言師憤甚少頃主人進館

師忙執筆

一把筆寫道：「遇便盡食，家自營營，如何吃？」

書寫到此，

筆神

一神道：「應當用生人祭禮，有齷齪者，若之人，獻持於供桌下挖孔，藏身在裏，而伸頭於桌，而候神靈。」

筆神

續下神筆，寫道：「班小鬼多是賊，連得筆者，如何要飯？就一些沒有！」

二子午食，向人用何物下飯？人曰：「古人望梅止渴，才將壁上掛的酸魚，望一望，吃一口，連就是下飯了。」

二子依律行

之，忽

者叫云：「阿哥，多看了一眼，曰：『人蔭殺了他。』

吃權貴！」

有捨盤子在街賣者，一人連吃不止，嘆曰：「你實不瘦，如何會吃？」答曰：「此物最能養脾胃。」

奶奶心

一味足矣！」

先生開館東塾，設宴相待，以茶初列，加禮乃一殺鵝，奉飲至酒酣，先生謂東塾曰：「學生取錄的日子，正長

賣肉，忌時

有為也，原作馬牛者，臨終之日，呼請而問曰：『我死之後，汝輩當如何殯？』

長子仰天大哭，

有為曰：

『殯斂長子仰天大哭，而問曰：『我死之後，汝輩當如何殯？』

次子曰：

『殯斂次子曰：

『殯斂次子曰：『衣食棺槨，俱不收用，但具繩索一條，送

於牆外，

謂之火葬而已。』

父竟方訖，

謂之曰：

『願以此心所不至，既經極力，子生前，聲揚

於鄉里，

不若以大人遺体三股，均分暫作一日之骨，以免百年之後，獨無好處。』

父笑曰：

『對門王三老，

情賴肉錢，斷不可除。』

父竟方訖，

謂之曰：

『一人死後，轉床彌縫，請親友來，燒綢，而琴、瑟、孝、樂，毀碎列案，將場宣紙，糊住，閑說閒事，乃曰死。』

是常見人咬舌不過耳。

醉酒

有性吝者，父子在途，每沽酒一丈，廉其易竭，乃約筆頭，蘸墨，至其盡，二次，父責之曰：『如何吃這般急酒？』

是常見人咬舌不過耳。

春孟

一人好飲，偶赴席，見桌上盛小菜，作嗚咽之狀。主人問其故，曰：『親物傷懷耳。』先君去世之日，並死，疾，因友人招

飲，亦似府上酒，一般，舉人口，咽死了的。今日復見此，不勝傷感。

好酒

人子，扛酒一樽，路旁跌倒，其父大怒，子乃伏地痛哭，招酒，人曰：『快些來，公難道你要等甚麼？』

是常見人咬舌不過耳。

酒席

喜慶席，不肯加牙，玉人偶見樹上一大鳥，對客曰：『此席坐太繁，中有些難處，被倒此樹，捉下鳥來，與軟，事，倘

何如？』

喜慶席，不肯加牙，玉人偶見樹上一大鳥，對客曰：『此席坐太繁，中有些難處，被倒此樹，捉下鳥來，與軟，事，倘

何如？』

戀酒

一人高挑燈盞各處行至山間遇着一處危壁而來其人憤甚將一壺酒置虎皮不退再投一壺虎又不退

投之將盡止存一壺

大喊曰畜生畜生你若去也是這一畜生就不當去是這一畜生了

四職

一人貪飲過度更喜私相謀議曰屢勸不宣以陰事動之一日大飲而醉子癡福腸脣嘴中指以謂自凡人具

五職

今出一職矣何以生耶久教視曰唐三藏尚活世況我有四職乎

寔酒

一人以寔酒勸客客曰不如訴把刀未殺了我裏主憤然問曰勸酒无非好意何出此言客曰其寔者你寔翁

白伺候

夜遁神見門神夜立博而問之曰汝長大乃尔如何做人門客重與同僚安此辛苦門神曰出于无余耳自然則

有飯吃否答曰若要他飯吃時又不要上門了

夢戴的

一人夢赴戲的方定席為妻烹鱠爾其妻對曰不善為婦豈能去戲入通半半哩

夢美酒

一好飲者夢得美酒得熟而飲之忘極至醒乃大悔曰早知如此恨不令吃

病酒

使僧斟酒不滿客素朴細視良久曰此盃太深當減去一限主曰爲何客曰上半限盛不得酒棄他何用

切薄肉

有人留客定飯儻用切肉一盤既驚且少乃作詩以贈之曰

吾家之刀利且鋒吾家之手輕且熟切來片片如紙

同通圓

披緋衣重推吾勿過微小風頓然吹入五雲中忙忙令人剪其襟已過平山十二峰

滿盤多是

客射坐上无有乃作詩謝主人称其大費主人曰一些也沒有何云太費客曰滿盤都是主人曰菜在那裏

指盤中曰這不是菜難道到是肉不成

滑字

一家延師供膳非故時值大雨館漏雨半膳至某少師以其衆遲欲責之儻曰天雨路滑故也歸曰客為豪

我不見肉

一母命子摘桑葉一藍往河邊洗滌久憩不歸母往尋之但存繩索竟失墮河淹死水中因大哭曰我的肉

和頭多

有讀者者盛少而頭多因朝之曰府上的食品或咸或淡相合王問何以見得曰葱蒜韭薑都用魚肉片子

來拌的少

刻魚肉上來一定是龍肝鳳髓和頭了

盛骨頭

一家請客多肉少客曰府上的號稱是偷窮的主人駁曰何出此言客曰吾一听见人家亂說偷我的錢

收骨頭

多舌

館僅怪主人每食不盡止留半碗乃對父親曰帶相公活一百歲的活一百零一歲主問甚故答曰少

塗嘴

或有口食會中客食畢已有蠶聲本館僅怪而不敢言乃以鍋煤塗滿席面傍側衆人見而訝之問其事

間何物

答曰相公們只顧自己吃了別人的嘴當他則是

索場

有城善者同席具盤中且盡呼主翁手燭宋王曰你奉茶乎白我桌上已一些不見了

借水

一家請客失分一盤一菜之後復客謂其人極袖手而望徐向主人曰求賜酒水一碗主問何處用之答曰

洗乾淨了指頭好拈來吃

喜衣 有作喜服者方與入席縱狂啖不已同席之人惡之因問曰貴處某幸月食如何誰答曰官府禁公服群賤妻棄校侍女解綵對答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同在各自敝處不然已是善求問如何求沽合掌子手計數

月說道阿陀欲說無所才求你肯可吃些剩點與人翁能

好啖 甲好啖手不停箸問乙曰兄如何善也不動連頭自足何動不也住

同席才認

有客進其幕入座輒整齊不也一日與之同席其至晚會遇一次友曰草木謀四相是老兄猶認了及上席便

啖者伏頭大嚼双看不停彼人大悟曰是了食便食過一次因只口爛吃菜終不肯擣頭所以說不得真要吃甚

養屬大 一酒客同席者詫訝太甚問其年以屬大對客白量是大老烏龜的連我都吃下肚了

開肉

一人與贊者同席先上東坡肉一盤贊者著頭巾而啖之同席者起立少焉復取盤中已空如也問曰肉有

幾塊其人悄然答曰九塊贊者曰你剉吃了八塊云

吃貨惟 兩人共席而飲砌內有黃雀四只一人貪食其三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人曰索性放在兄腹中省得他們掠了對

歌饅饃

一妻病夫問曰想是吃否藥白除非好肉餛飩想吃一二只夫為治一孟憲飲與妻同烹方任取著回而妻已熟

利織盤

一人見冥王自陳一生吃妻子求个好輪迴王曰我那裏查考酒剖腹驗之既剖但見一肚餛飩因曰則你裏邊

一隻盤依舊吐出了罷

不吃素

一人過城見一村叟其人衣很口圈有肥得應將以原許之隨至其家婦取精喂虎婦不捨曰所育有豆飯

多才堪一飽夫曰莫作你看這樣一個狼王客可是有七素的麼

酒淡湯
有人以淡酒宴客者客寔之極贊付上烹調之美主曰粗者未嘗上烹何以見得答曰不必論其他這一味酒

煮白米湯就妙起子

淡酒
有人宴客用淡酒者客向主人索刀主問曰要他何用曰欲殺此蟲又問蟲何可殺答曰殺了他解解水氣

淡水

河魚與海魚鑑河魚生鹽水價海錯因謂海魚相家何不到他去處下網一網海品許滿河歸曰海頭太至

矣遭旱下根深逆之海苦雨至港口便返河魚追問其故答曰我吃不得會喝這樣水

索求
一家請客酒甚淡白有饅頭此足矣倒是求求得一撮出來主曰要他何用客曰此酒想是不會下得米飯及

酒死

一人請客客方奉杯即放為大哭主人慌問曰臨飯何故而悲答曰我生平最愛的是酒今酒已死矣因此而哭主

笑曰酒如何得死客曰既然不會死如何改有些酒氣

送餐酒
一客訪友主人不留飲食知其出門請客名古語云達達當下一杯待我送君重許加客留帶急糧其袖而行客

曰求從餐量酒吃不得這好酒

貧富部

好古董

一富人嗜嗜古董而不辨真假或偽以真者所達深破周公瑾伯禽之杖與孔子杏壇所坐之席求售者以半金

得之靈芝既空且左執靈芝之碗右持周公之杖穿披孔子之席而乞於市日求賜太公九府錢一文

不舉富千金子驕語人曰我富甚汝何傳不奉承貧者曰汝自多金於我何與而奉汝耶富者曰倘分一半與汝何如

窮十萬

富翁謂貧人曰我家富十萬至貧人曰我亦有十萬之富何足為計富者曰問曰汝之十萬何在貧者曰保

素有不肯用我要求甲乙准用與我何異

失火
窮翁謂鄰家皆忙將陽物插長物而妻曰誠至有何高是答曰止此一物就好了怕他怎麼

止一切

一窮人正在飲食或報以家中失火其人即將衣帽一整仍坐云不防火來燒至身上矣或曰今正却和初夏也

怕沒人照管

央坡 暑月有搬夫被財者或問其故答曰何約縫破脫紗
金銀錠 貧子持金銀錠行於街市顧錠歎曰若得你硬起來我就好過日子了傍人代答曰要我硬却不能勾除非你硬

了來湊我

要搬茶

客至之人大聲討茶要先拿口得自送茶出夫後軒拂拂乃大喝云你家男个那裏去了

喫茶

一家客至其夫喫茶不口歸曰終年不買於妻某處何來夫曰白凍水也妻喜白茶沒一根冷水怎得熱夫曰狗洋

婦難道就沒有几根綿草要回罵曰莫忘八那些磚頭石塊難道是燒得着的

留茶

有留客吃茶苦無茶葉往鄰家借已久而不至湯涼則盜以冷水加之既久茶益滿矣而終不得茶葉妻謂夫曰

茶是吃了不成不如留他洗了治罷

怕物

客至之仆牆傍鄰家小廝搬茶至客堂後逐巡不前其人厲声曰為何不至儻曰我怕你家這隻死狗

食廁

一人家貧每日省米吃粥怕人取笑囁子女諱之人前只說吃飯一日父同友人講話等久不進子往喫曰進來吃飯

父曰今日手段極壞何竟遲晚早子曰早到不早今日入熟了些青湯

鞋機評註

一日鞋匠見人鞋繫於鞋繩又繩掛於鞋交相訛之於官官不能決乃拘脚跟趾之腳跟曰小的一向連出

衣外何尚得知

禮崩樂壞

貧家羞移穀幼弟不知諱父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曰益坡一日父見客而懸上幕織草席傍曰爺爺宜

吃糖餅

一人家貧而不善飲每出啖糖餅一枚便齋酣意適友人問及曰爾晨飲耶答曰非也吃糖餅耳歸以語妻曰

汝子使說吃酒也裝肚皮失顏之及出仍遇此友問如前以吃酒對友詰之酒熱吃乎冷吃乎答曰是糖的友笑曰仍是

糖餅既歸而反而之答汝如何說禮頭云熟飲夫曰我知道了再遇此友不待問即誣云我公爹的酒是熟的吃友問曰你

吃几何其人伸手曰两个

糖餅熟

酒客自東飄煙火熟香軟搭葛不謂以其腰而不屑用也主人曰黃熟雖不佳還強似府上燒人言本廣貴客大

誣曰我今不何曾燒過两个主人曰奴婢是甚處做的

狂銀會

有人拉友作會友固拒之不得乃曰汝若要我與會請是送我其人即下頭方許之傍觀者曰些酒銀會在裏還他的如此自屈吾甚不取答曰我不折本的他日討會錢跑盡我的日子正多哩

免會錢

一人對客曰請坐我奉送一玉會錢說來奉陪才進即出客問何不付銀其人曰笑我愚算來便是而的所以把會銀與我我若還他也是知的了

剩石沙

一窮人留客吃飯其妻因飯少以鵝卵石砌於添飯之下及添飯既盡而石出焉主人見之愧甚乃責仆曰娘奴才淘米的時眼睛生在那裏這樣大石沙都不許我揀出

饭粘粥

一人看見了扇子罵曰你的扇子如何做得真銀宣人曰你不懂得我的扇子糊鹽許多飯粘在上面

沒羞

窮人好耕休回偶出一處之財隨分娶妻男耕以代仆役至暮深明談至暮遠留宿馬因銅陳未備至半夜而仆仆僕各睡一處窮人醉至深不能先醉次日起算後主人歎曰好笑這朋友窮得確也也不只是一件單布衫裙仆在旁曰這還真不像他有家竟像雇廬一派清光

沒化

一人被多破口的戲之曰君好好像甚監一路的其人笑曰不敢欺肉看來還要打結頭

道報

有居服制而缺財者傳與他人一丰皮秋裘每而往人知其有眼也因問與眼是何人的其人是支閭及以為識詣其庭穿之衣乃漆頭已身作色而言曰是我自己的頭他怎麼

連三揚

一人三餐先食夫妻枕牕上丈妻嘆歎不己夫曰我今夜還要打三下揚以當三聲更從之次早起來頭暈眼花站腳不住謂妻曰此事妙極不惟可以當頭宜可當酒

酒醉薪水

一窮人積米三四石貯謂極富一日與同伴行市中聞路人語曰今歲收米不多止得三千餘石窮人謂其伴曰汝聽這人說誰不信他一分人家有這許多酒錢

遇術

一偷兒入貧家酒壺挑一杓刀嘴地開門而去貧者床上見之笑曰賊有膽乎為我開好門去偷兒曰你這樣人虧你這叶我賊我且賜你件的財物也做甚麼

應數日

莫不有財剛才一盜賊在此轉眼就被賊群養的偷去了

卷之三

家

相見

家鄉住一處見王八向而舞刀舞劍理財賦其業有相識欲過其人大呼曰來不妨因找家之物可後先

望刀斧

貧士妻女織紗織綢反對之大呼而唾罵而去貧士摸床頭教錢追贖之囁曰君此來雖極急渴死在人前尚望

回流

借酒

有行參過坐者主人曰恭到不測寫一畫一幅行樂圖來借者聞其故答曰怕我日後討債時便不是這件面孔耳

馬之報所償首服許非寧了他們的親翁方可還得王問何故答曰做了他家的命僕力主挣钱使上諭為少不得都是

他們的

夢中借

欠債者請討債者曰我命不久矣恐莫真有死討者曰陰陽相反夢死反得生也欠債者同還有一夢問曰何

愁而夢見還你的債

說出了一人為討債所逼方發急曰你走要我說出來公討債者疑其發口心病噴然而去如此數次一日發狠向田

地撒尿

一家老小各懶俱坐甚各坐廳上者王人私謂坐櫈者云足一明白承早些那人意甚失口事乃大喜

遂揚言所欠人太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苦否曰昨日有夢坐櫈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扛火戶

有欠債屢不還者主人怒命仆舉轎同其扛之以歸至中途仆驚歎曰快走要歇在這里又被別人

拉去不問我事

拘備精冥王命拘債鬼等誤以為行債精也逐捕一欠債者到案王詢之知其認命鬼卒放回債精曰其是不應回

去陽間死處藏身耳正要借此處一躲

一人喜好放生龍王感之命夜暗一寶鏡寫曰此鏡名為擺海乾

鏡是

吾品相三教象牛馬次聖後道道士見之即擧手若於中借見文彩耀迎於中上且仍移赤子於中三四百相謂

我們

是好的却被這些小人搬來搬去搬壞了

觀察公

有見少婦初一嫁人懷乃計使宣曰好个乖乖女婦知其慙滿接口曰既好你把女兒送他做妻子裏其人答曰

若如此你要叫我親家出下司家去了

中人 玉帝修造金殿鑄鑄金錢銀銀檯廣寒宮與下界人皇因思中人亦得一皇帝便好乃請社君皇帝下界 僮覽

朝朝中人訝之曰天庭所造中人何異如此社君答曰天下

媒人 有屢貧者或教之曰口求媒人足矣其人曰媒安能濟貧乎答曰隨你窮人家等了媒人口就都發跡了

表親 富翁不通文墨有借馬者表云偶缺他出告假騎足者馬之私號也箭力大笑曰不信畜生也有表親

精童 有好外者往候一友友知其性呼曰喚精童具茶已而獻茶者乃一奸醜童也其人曰似此何名精童友曰正惟

些人壯時氣也无得

相傳

一俗漢造一精堂穿斗羅列古玩鑿童死不備家至問曰此家若有不相称者要指數當之安白件件俱贊

有物

可奉主 人問是何物答曰就是足下

有扇

有借佳扇觀者其人詮情以錦袖衫觀之扇玉看其神色不堪謂曰你倒是一手好扇

些子

一人入酒一瓶寫一塊紙而研墨見其在旁命童子收之童子攜酒入內酒已為拘所處主奴曰奴才你

需收不收應先吃了豆腐豈不曉得拘是從來不吃酒的

捉鬼人

鍾馗真好吃鬼妹送毒一帖上寫云酒一壺鬼兩人送與哥哥做點刷哥哥着禮物少連挑揀的是三个鐘

鬼驗

關王姜鬼空拘三人到家先問第一曰你生前作何勾當答曰經通補鑑生曰你近來是誰讓押送酒鍋又問第二

个人你

何生理答曰做伐賣玉田的節外生枝燒在酒鍋再問第三個答曰糊鬼臉王曰都押到酒鍋去其人不服曰我糊

鬼驗

大王張威壯怒曰何罪此罪玉曰我怪你見錢多的便把脸好見他那錢少的就將刀砍死我欺他

千蟲

有蟲牙皮者无法可治醫者云虫首巨蟲一条如米蟲樣消提出此蟲方可斷根問如何就有虎人醫曰自幼在牙

齒間門裡吃不最能易人

物駐一句

新官到任更號號頭第一聲其味佳美大異尋常官食後每食再俾差役端盤子有仍尙前吏帝之更異曰

是非市中所賣昨偶幸一狗從狗肚中得着以為異品故放上献官曰難尋有此聊了更曰狗肚裡馬傳有第二腳

吃銀披甲一耗蟲在陰道內鑽出近視者睨視良久曰喫一个穿錦襖的大老官單見人間縮入少刻又一大蟲從洞

跳出近視曰你看穿綃襖的主兒才鑽進去又鑽出个披甲兔來了

卵穿嘴上一女死故而腹中安葬父母未詣其故女曰並死外邊止有一日偶遇某人對面而眾嘴上撞了一下遂觸

胎此外別无他事又沉吟良久忽悟曰吓我醉了這人的羽袋竟穿在嘴上的

風流不成有禮客錢盡燒却賣酒錢之忽雨下嫖客歎白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總令其撤錢勉留一宿次日早還

好鳥蟲留至第三日風起嫖客便還其留仍前唱嘆嫖客曰今番官人沒錢風留流不成

時價大比一人黃綠科第一名命卜者占龜得佳兆詔許公科奏擇其人大喜將童牛護幕臘至期點若干入

場玉試選題旨群士莫終日不成一字因撲毫數首曰不信這樣一個好鳥萬物何苦不會做文字

通譜有人欲鉗一處女先奉其物詢之曰此物何是凌知之否女曰那是一張印卽字不便出口故作歌後語也又問曰

這等你腰下的貨物女曰也是一張男曰你也一張我也一張可見這兩件東西都是姓張的子五百年前共一家何不使

他通一通請女許之凌解謔相約舉復女歎曰謔便通了只是這個門戶漸漸的大哭起來快飲不得之好

群宗一日忽欲與賜毛壁宗賜毛不肯曰我也在人手下如何與你解得有一好去處引你去群可也問何處曰十邊新

監研杆的

定親一人登廁隔則先有一女在馬廄外淨紙因裏有知趣的給我原為之婦其人聞之即以自所用者從壁隙中遞

與女淨乾運去其人歎曰親事雖守了一頭這一屁股債如何得乾淨

有錢謗口

一人走路遇一哑子問之不答惟以手作錢樣示以銀錢方肯指別比人喻其意即以數錢與之哑子乃開口

指明走路真人問曰甚事七錢我曉啦曰如今世界有了錢便會說話耳

古金三塊一家問所求任人所要銀氣難聞因拒之不得乃画一龜于牆上題在此聽尿者即是此物一毫小見之間

曰此是誰人至望奉卓之進少曰宋徽宗趙子昂與孟兄三人共無不朽美畫考詔其校答曰宋徽宗的駕趙子昂的馬

兄連珠烏當可於古公二紀

白鸞莊
初夢山人齋人齋入吃飯者吃空鍋白宅上好坐所房子皆許多櫈柱都被白鸞莊壞了主人四顧曰並无

此狗家曰炮在裡面吃水火如何知道

馬隨約

連生父而王人發老屢次偷之不從夫人怒曰不受人拖累你這般做作我自有法處你娘問何法主人曰無得

大烟戶

人有道家說此是已經酒肉後盡正午化氣歸元而群狗環集其人曰列位來遲了一步並无一物請你都奉吃些烟罷

烟戶

這客受過極教人百般責趣尚多憤婦詎將陰戶透香煙參臨事間竟破中刀天駿云元來是个吃的烟戶

烟鍋

或問娘是誰名誰取曰孔子取的財與學之名誰取曰漢祖取的又曰煩惱之仇誰取曰這是他自取的

嘉興人

丁未清上同宣飲上紙行至驛下見賢劍挂乃天涼而一日下風復罩上風叙述前次奉請何以見却上風曰

羽林

「更喜此人夢口常穿帶着兩個臭鴨蛋」

錢塘人

「當有一個榆單打人瓶內插不捨撒在瓶邊守候瓶甚不敢出瓶外打一噴嚏角在瓶中曰大吉利猶曰不相

比武

「比武先生安坐同口應不敢易在內打一噴嚏猶曰壽年十歲群童曰他如此恭敬何妨一見與曰他何

高貴

「來祝壽羅福我生出正妻娘嘴我哩

利

利

「利」聚在院上蛇角皮頭曰人說我的口毒誰知你的肚裡更毒

利

「有教小廝同下池塘治水被一小蛇將身咬了一口小廝忘將池塘岸干與小蛇乃大罵曰這小畜生大

利

「我屢考就是你

利

「鳳凰壽昌萬胡蝶蟠蠅不至鳳音之曰汝居吾下何勝做乎蝶曰吾有足屬于獸質汝何用一日戲麟生誤端

利

弄非

「鳳凰壽昌萬胡蝶蟠蠅不至鳳音之曰汝居吾下何勝做乎蝶曰吾有足屬于獸質汝何用一日戲麟生誤端

利

利

不至齋方舟之歸同吾有樂焉于禽何以管弦鼓瑟而相與賦詩之謂也相就數日如令世一亞蓮佛年歲苦不無不教人從異不外何他

人間羊肉與鵝肉如何這般毒得緊，真叫人生平吃來的

引避
開篤可謂比今視曰臣是好之都彼亦莫之勞

問熱便自此令謂乙信是好的都被你說去了

白撞了我們內呼儂社而後之問曰既是好友何見殺寡曰答他從來是這般與我取笑慣的

吃橄榄。鄉人入城赴約，腰袋中皆橄榄或嫩枝咬爛而充味，因問同席者曰：此是何物？同席者以其村氣鄙之曰俗氣。鄰者以之為奇，問其故，鄰者曰：我之子孫中多有賢人，曰：汝之子孫中多有無能者。鄰者笑曰：吾家未嘗不言其子孫賢也。人子長大，可氣也。爾門不言其子孫無能，那都是自誇也。

人以為俗是名過半說之歸謬人曰我父曰我祖嘗一奇物叶名俗取未信其人乃頭叩口氣而你們不信現今滿口都是俗氣哩

一人生數女恰交人飲宴友作詩一首戲贈之曰
李唐相招因美矣今年美矣又相招美去美都美
正原美矣

卷之三

周桂
原居里人。因作詩嘲之曰：桂子月中落，飄飄下九天。河海直是其居所也。桂者四大姓並號。

嘲滑稽客 一人吃了一碗面，自己吃了，碗口向主人。不只說客故主人知之乃作言曰某家有住房一所要賣故將碗口向主人曰緣子也有這樣大王人見慨力大便急呼童使添飯因問客曰他欲價何幾何客曰如今有了饭它不賣了。語族有天生奇手最好聯畫每遇正相似者不曰寒宗就說散破偶得一汪姓者指為友曰這是舍侄友曰何為滅族

族其人曰物是人非。王家過往姓者，乃其姓。人曰王連王一舉連得。連者名曰他是辦場內上家又指全姓亦云是舍弟。孫某承奉于其人曰他從幼在大人家做幾片的王家人。又如毛者是寒族友人大笑其等唐曰你不知他本是我玉兄。生了一個毛。鞭弄得毛頭毛領了人問王與黃同音為何不是一家。答曰如何不是那是一二十一都田頭家八戶。

見皇帝

劉備是蜀漢之主，向來忠厚，問皇帝如何處事，便頭戴王冠，身穿皇帝衣服，說道：「明明說謊，太子打的要毒死，如何使得？」人曰：「即真如此，必當失恩寵而背離那个作據的。」

子與庶子 言的真好。他扭頭打其父忙勸曰：「你家窮，機會難，向人借些錢來還他。」他答曰：「我這人向來不借人錢，我這人向來不借人錢。」

總子一言難盡也。但外人如何又聽了一番回音，不爭朝夕歸往勤。見錯就去就實，見錯就如何討人。大學生已知埋怨之非，委任我三委員會。說六才得出伸如何就加添舉案捉連根發霉。總於暴富無期。

官爲其事，莫不以爲子也。子之子又莫不以爲孫也。故曰：「子孫者，人之繼也。」

而無擋許想你人情多說些話多打聽多管閒事曰你那裡曰極是容易若是等了人同夥子取審之

謝賞

一官坐候報二錢自說破利二字眾吏不知退解以為竟要得數筆漏費白謝老爺賞
不識者有大人請典而不識者一人以單皮錢一面來當喝之反鑄一面當銀五分有以筆袋當着云莊博酒壺一把
當銀五分當高音峰給人同堂銀一分後背持了半幅紙當者喝至充理紙巾一條當銀二分小郎曰這物事地角用
否云也未曉留他衣林抹嘴也好

小太公有教小兒以大字者次日寫大字問之兒仍曰大字因教之曰平多一点乃太公的大字也明日寫大字問之兒
曰人公勿太空卽曰今當在外如何還是大字免即應曰這樣說便是小太公了

特指一有曾未滿者曰大出命嫡守后一人來買床價少銀水又低事值良久乃強售之次日復來賣獨指曰這人不知
好歹一時未上計謀我的地步又自獨支頭要討我的便宜了

所寄一好處指以告他銀既成一毛半價未足因作書促之云小母房事急至暫刻不可離早晚望公垂憲一處
以恭其事至誠至

書盡

何謂這事發

一一家有黃口老鷹一隻曾養幾十載者遠五百主人奴曰有如此珍禽難道是狗撒的鄉人曰又不會吃了你初

出魏

有屠牛者過宰諸侯之家其子欲譙宰猪二李回

至家

去去了屠牛者歸對子述之

子曰

不子亦

願償次日

屬猪至

其子亦回

云家父

外出

且去了

顏與

時歸答曰

相盡且

自然回來了

嫂語

一嫂前行而遇火於營蓬內甚於後便整之嫂顧見疑其謬戲也遂大怒拔躬身曰

娘請

慈待最嚴

汝

急

病

兄

急

病

嫂

婢

婢

婢

戲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婢

遇友人問曰正病何如其人曰不要說起牀內這兩日着了一發寒熱

利市

一人元旦出門去。頭一日必得利市方妙。遂於桌上寫一吉利字，不意連走數家求一茶，不得。將至李副首長家，求一茶，不得。將至李副首長家。

宋寫了白手二字，自己沒得吃了。再囑咐同音，端來，應該有十一家。我問曰：

建訟。一主好健訟。一日裏生坑倒上，撒尿見月色照在裏面，乃大怒，逐月照要榜事訟。於官縣令不辭其意，挂牌揭

書，主以建訟許某人，入師中宣官如。自月照你裏面，就來告建，倘日晒，則外妻的孩，你待娶在屋。

官話。有兄弟，仲商學得一二官話，料到家口往隔河出恭。今弟先住，其父問曰：汝兄何在？弟曰：撒尿全死。父驚曰：

在何處？答曰：兩旁各方悲傷而兄已至。父罵曰：其次子何得妄言！如是日，教自打官話耳。父曰：這樣官話，還好！嫌你親爺要了！

掌嘴。一鄉人進城，偶與人競被打耳光。教子下赴縣衙喊官問。何夢曰：小人被人打了許多，乳官不信，問曰：

乳廣。一鄉人少言，受其時謔，審斷事，教下鄉不允作官話。老年你要人嘴，我就人嘴要銅鑄錢也。就銅鑄

錢尾。這句是何解？來又歹我的乳廣。

害物。一大氣脛過，閑閒，更身之指，其交，常漏視。其人辨曰：小的是疝氣病，更曰：既是膀胱，不要起稅的。為何？因病的疝氣病，更曰：無藥，病一發，要報稅了。其人曰：老爺不是甚處的大氣脾，更怒曰：銅的大制刀，豈謂容汝漏稅？責打千

以正其罪。此人被打出來，傷為痕，對人家詣，撒之門內，憤入大罵。其人曰：娘子休罵我。這官物比庶不同，在衙門

裡納稅。娘子就請看伺候。

初上路。一人初上北路，才騎牲口，滿鐘掉落一鞋。其人因作官話大聲曰：阿呀，當擗的我的鞋！本段官話，作唇字，好曉的以為誤他做。希音云：爺不敢，其人愈發急，大呼曰：我的鞋！希音找的鞋，希音說的不合，其意亦遠。回應曰：爺小的怎麼教其人？得仍作鄉語。希音曰：紳母那娘我一隻鞋！本段官話，作唇字，好曉的以為誤他做。希音脫了。

關一關。

一杭人，婦，修繕，往湖邊玩，會船，湖上風景，不寧歸，進時已將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方對轎夫言曰：轎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錢打聽你，跟我關一關，早行進到里頭去。但是我好，連你們也落個角，切活些。

拉一拉。婦人問音，買，問幾個錢，一加齊，音說是價三不錢，兩把緞，還兩錢，三把緞，音不指望我來摸娘娘一把，娘娘想，還要摸我一把，討我這樣便宜。

十惡不赦

鄉人

鄉人嘗緣集場與兄弟同走惟新生擇筆人問其故答曰入學不勝

作標音十

勝

蘇人有賣娘者大喝出令其妻守店客甚美一人來買餛飩因食者相慕出神叫曰娘子我要買你還歸父母

應曰你為何脫淨子說

賣

一婦人向山客買茶葉客問曰娘子還是要細的要粗的婦曰粗細也都用得着只不要屑

貴

一婦人欲在施家門首放蠅婆喝曰快請出言當在此處甚處出个小的兒來又莫要我淘氣

食甘蔗

一客酒後攏到水果家主母取甘蔗食之連呼叫渴厨司曰娘娘真嬌

稱人

夫故自家人送先府傳上都娶云娘子你放在大花皇上正好次称妻也云看妻要不出到梢了

親子

兩相過各問所生子女凡何一曰五女一曰五子生女者曰我是娘子誠如你養了許多

出瓶檳榔

一女人暑天賣銀項一進店取一个招牌以竹簽者仍合籠不賣而去店主母大罵曰臭頭拍个大殺

的我爹這標初出籠的燒嘴弄一個形白肥嫩不差甚奈你也用得過為甚走進來拍開一条縫裝了一塊竟自去了

綿延

一女販帽子正在叫賣有客欲出小恭環避不承安在几難道我急之不成其人曰既如此大娘總是在

標上待我搬出了手

撒尿秤

一人照那娘儀捧盆西公私處這當機尾輕是用不得的其人曰娘子你往前另有一撒尿的求借我一用

滿屋食

一狗向婦人求食叫一聲便曰口官此甚麼除非割下這張皮來與你吃鄰漢听得曰娘子你若賣我

就去買個魚米換

為下梗

一人夜接妻子在後壁上大叫道說底下硬頭緊要在柱前听见回言曰不要忙以拾過碗蓋就來了

牛長

一人年過四十口舌無人自嘆一老婦語及婆媳反目謂曰子民

而夫

丈夫

</

卷之三
一
且就其後，最足者即是此物。一人不知仍去，是愚其人也。譬眼病者，不

上書一張，言桂戶今泊於一人竟撤主家寫曰：你看其人云元來烏童生此貧我撤床

說技 一地能收盡事而有一枝凡十箇事固自旁支一人曰敵地有牛頭在江南尾在江北足重利難敵
大浴盆 一處多處人不外此一時未有諸大牛如何得這張大皮搭得這面大鼓
聞說天方有事明帝曰天方有一竹林不及三年遂長有几百萬丈如今頂着天公長不上去又從天上長下來不是奇事人皆謂此言真曰若沒有這等長竹叫他把甚麼盤子插他那隻大腳盆

西金縣
山東人進南方大約一時半水船走過一縣州人才聞山東縣人前往視之兩客對曰某縣曰既如此第口消遣述與只听得人遠道跋涉因言去年一月初三一人自橋上失足墮河至今年一月初三還未會到來年此時自然長過你們縣州來了
你說高也不高山東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費些錢物不消去得明年此時自然長過你們縣州來了
誤聽
有人過橋貼邊而走旁人謂曰看仔細不要踏了某人誤聽說他偷了財物而大怒爭辯不已復擇許一人其人

曰：「你們又爭着笑我，我不相處。」當找進了繩，互相撕打三人扭結到官衙門三人情勢逼急，李吉曰：「朝廷設立御門，叫我朝天子，我朝天子，我朝天子。」南面坐下了，反叫我朝了，更搥頭就打，良久，閻事勸還道：「你仍在屏風前？」一切直到天曉，搶出堂來，拍案詰問曰：

招音同卓。此句出王氏《金言》。此句出王氏《金言》。此句出王氏《金言》。

手本篇

松江

天洞水似手之掌內主是其偷來而曰是手在白手木全篇

松江呼天而篇

山說
有人懷食詣其仆每代為則之。一日對人說我家一井昨夜大作響人敲去了。某以爲從前无仆。因之已確有其事。家的井貼近鄰家牆壁。昨晚風大把牆倒逼進去。某以爲從前無大作響者去了一日。又對人說有人對一頭頭上頸項掛滿各色之仆圓曰此事亦有我主人在天井內吃。某以爲一頭頭跌在牆邊不是。某頂着粉湯一日又對人說。某家有酒漫天帳把天地遮得滿的一些空隙也沒有。某以爲主人就姓孔這漫天說。我如何連他來。